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213

D 12
疏
卷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二

南菁書院

東塾讀書記八

番禺陳澧蘭甫著

儀禮

儀禮難讀昔人讀之之法略有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圖三曰釋例今人生古人後得其法以讀之通此經不難矣

士冠禮筮于廟門賈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禮先筮取日之事賈疏全部皆如此此讀儀禮第一要法也有司徹鄭注屢言自某句至某句此賈疏分節之法所自出也

賈疏之分節有尤細密者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疏云自此盡無儐論主君使卿歸饔餼於賓介之事上介饔餼三牢疏云自此盡兩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饔餼於上介之事

士介四人皆饔大牢疏云自此至無儐論使宰夫歸饔於衆介之事此一節而又分三節也特牲饋食禮賓三獻如初嚌從如初爵止疏云自此盡卒復位論賓長獻尸及佐食幷主人主婦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酬主婦三也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奠爵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婦十也賓獻主人酢十一也此一科而分十一節也有司徹疏如此類者最多不可枚舉其分析細密使讀之者心目俱朗徹矣

賈疏分節偶有遺漏者如大射儀司射適次作上耦射疏當云自此盡搢扑反位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射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執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退中與笴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若命曰復射疏當云自此盡如獻庶子之禮論某事而疏無之皆遺漏也其餘諸篇之疏亦偶有遺漏但不多耳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釐析經文每一節截斷後一行題云古某事如士冠禮第一節後題云右筮日第二節後題云右戒賓此法亦出於鄭君禮記禮器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鬲鄭注云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云云澧案士喪禮下篇既夕云陳明器于乘車之西鄭君引之而摘出陳器二字也較賈疏尤簡明其荅李季章書云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說元來與禮潛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袞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爲儉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於世亦非小助

也荅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儀禮者至　國朝而馬宛斯繹史所載儀禮張稷若儀禮鄭注句讀吳中林儀禮章句皆用朱子之法江愼修禮書綱目因朱子通解而編定之固宜遵用其法徐健菴讀禮通考秦文恭五禮通考亦皆分節自朱子創此法後來莫不由之矣（郡齋讀書志云編禮三卷呂大臨編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凡一朱子荅潘恭叔書云禮記須與儀禮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然則朱子之書本發端於呂氏也）

鄭賈作注作疏時皆必先繪圖今讀注疏觸處皆見其蹤跡如士冠禮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疏云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類乃顯而易見者又如燕禮主人盥洗象觚注云取象觚者東面疏云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皆來不得篚東西面取以是知取象觚者東面也此必鄭有圖故知東面取賈有圖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東面也大射儀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注云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疏云知不少南者以其次在楅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西面故知上射少北乃東面得東當次也此亦鄭有圖故知少北賈有圖故

知不得少南皆確不可易也

鄉飲酒禮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疏云以介席東面故邪向之特牲饋食禮記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注云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疏云知在主婦之東南者以其不背主婦又得邪角相向也鄉射禮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注云還左還也疏云知左還者經云還當上耦上耦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司射還欲西面與上耦相當故知左還迴身當之取便可知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舉于俎皆答拜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疏云知面位如此者以主人在戶內西面三拜儐者儐者在東面而答主人拜可知在西面位者以主人在南西面不得與主人同面而拜明迴身南面向主人而拜故鄭以義解之如此也如此之類或邪向或迴身與平直易見者不同非有圖安能知之

鄉射禮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注云堦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疏云司馬由上射之後立於物間命去侯訖物間南行西向適階降是其順矣今命去侯訖乃堦下射之後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去若出物間西行則似直爲上射命去侯是以并下射圍繞之明爲二人命去侯也燕禮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注云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疏云以其酒尊所陳在東楹之西西向而陳其尊有四并執冪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所又唯君面尊尊東西面酌酒以背

君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而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如此類者圖繞交錯繪圖亦殊不易或綿蕝習之乃知之耳卽以疏文而論曲而能達栩栩欲動世人謂賈疏之文不及孔疏豈其然乎

楊信齋作儀禮圖厥功甚偉惜朱子不及見也通志堂經解刻此圖然其書巨帙不易得故信齋此圖罕有稱述者張皐文所繪圖更加詳密盛行於世然信齋創始之功不可沒也楊信齋儀禮圖序云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爾據此則始爲圖者趙彥肅也儀禮經傳通解載鹿鳴鵲巢十二詩譜云趙彥肅所傳蓋其人有志於禮樂之事者也

阮文達公爲張皐文儀禮圖序云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卽容也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叔孫通爲綿蕝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晝地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卽徐生之頌乎澧案晝地之法澧嘗試爲之眞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業耳李璧玲孝廉名能定在澧家教元晝地而習之也　焦里堂作習禮格繪宮室家姪等讀書嘗邀澧及家姪宗如奕枰而人物爲棋其序云雖戲而不詭於正

若夫宮室器服之圖則當合三禮爲之此自古有之今存於世者惟聶崇義之圖至　國朝諸儒所繪益精若取　皇清經解內諸圖與聶氏圖考定其是非而別爲三禮圖則善矣有不能非者則兼存之明知其誤者則不取如張皐文深衣圖肩上兩幅縫合此必不然也　通典卷六十三天子諸侯玉佩劒綬璽印自注云秦漢以降逮於周隋既多無注解或傳寫訛舛研覈莫辨澧案此不獨玉佩劒綬璽印爲然凡漢以來衣冠讀史皆

難明而周之冠冕玄裳乃易明賴有諸經注疏故也

儀禮有凡例作記者已發之矣鄉飲酒禮記云以爵拜者不徒作鄉射禮記同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此二句鄉射禮記亦同此記文之發凡者也士相見禮凡燕見對也云凡與大人言云云凡侍坐於君子云云凡言非于君云云凡執幣不趨云云此則經文之言凡者然非十七篇內之凡例也

鄭注發凡者數十條士冠禮注云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薦出自東房凡牲皆用左胖其餘諸篇注皆有之聘禮注若鈔出之即可爲儀禮凡例矣最多

有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者聘禮使者受主同面垂繅以受命注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疏云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若有所因由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鄭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不右使者由便也又賓授覿時士受馬適右受鄭云適牽者之右而受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據平常行事而言也特牲饋食禮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注云凡尊酌者在左疏云鄉飲酒鄉射皆元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君面尊不從此義也如此類皆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也

有鄭注不云凡而與發凡無異賈疏申明爲凡例者如士冠禮宿賓注云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疏云凡有戒無宿者非止於此案鄉飲酒鄉射主人戒賓及公食大夫各以其爵皆是當日之戒理無宿也又大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諸公卿

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皆有戒而無宿是也觀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注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疏云案士昏禮云壻執雁升奠雁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壻入門奠摯再拜出鄭注云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摯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如此類皆注不發凡無異於發凡而疏申明之也

有鄭注不發凡而賈疏發凡者鄉射禮記尊給冪賓至徹之疏云凡冪者皆爲塵埃加故設之但用冪不用冪不同者凡用醴皆不見用冪質故也醮用酒亦無冪者從禮子質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冪鄉飲酒鄉射有冪者無所厭故也觀禮使者左還而

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疏云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卿歸饔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如此類皆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申明之者鄉射禮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注云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唯此與大射獲者與釋獲者薦俎辟設不當前也此經是變例注發凡而疏申明之也又有經是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聘禮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疏云凡賓主體敵之法主人降賓亦降又賓降使者不降者使之餘尊雖合降而不降又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

楹間南面退西面立注云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疏云凡授受之義在於兩楹之間者皆是體敵故昏禮云授于楹間南面注云授於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謂賓主俱至楹間南面並而授是以曲禮云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於兩楹之間或有詘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是尊大夫故詘受又前致饔餼賓使者於楹間賓北面授幣鄭云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自餘不在楹間別相尊敬是以前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注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又云公禮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亦詘受又賓覿公云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如此之類不在

兩楹之間者皆非敵法就文解之此疏釋例最詳特備錄之此皆經之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賈疏不云凡而無異發凡者士昏禮主人以賓升疏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若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唯聘禮公升二等賓始升者彼注云亦欲君行一臣行二也覲禮王使人勞侯氏使者不讓先升者奉王命尊故也燕禮降席坐奠觶拜告旨注云降席席西也疏云鄭云降席席西不言面案前體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此二條疏言通例言體例卽無異發凡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疏云此禮賓與饗禮同俱爲饗禮有酬帛則多此疏言同卽例也

聘禮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注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
授之義疏云案享時庭實使人執之昏禮庭實亦使人執之亦
皆東不奠於地此疏言亦卽例也士昏禮賓卽筵奠于薦左疏
云此奠於薦左不言面位下贊禮婦奠于薦東注云奠于薦東
升席奠之此云奠于薦左明皆升席南面奠也必南面奠者取
席之正又祭酒亦皆南面並因祭酒之面奠之則冠禮禮子亦
南面奠之聘禮禮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己不敢
稽留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鄉飲酒鄉射酬酒不祭不舉不得
因祭而奠于薦東也燕禮大射重君物賓祭酬酒故亦南面奠
此段疏屢言亦其例最通貫矣士昏禮建柄興坐奠觶遂拜疏
云因建柄興坐奠觶不復興遂因坐而拜冠禮禮子幷醮子及
此下禮婦不言坐奠觶遂者皆文不具聘禮賓不言拜者理中
有拜可知也此言可知以例知之也經文不具賈熟於禮例則
可據例以補經禮之有例豈非至要哉

綜而論之鄭賈熟於禮經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簡疏則
詳而密分析常例變例究其因由且經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補
之朱子云儀禮雖難讀然卻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
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答陳才卿書）此所謂倫類卽凡例也近
時則凌氏禮經釋例善承鄭賈之學大有助於讀此經者矣（禮嘗
欲取儀禮經文依吳中林章句分節寫之每一節後寫張皐文
之圖又以凌次仲釋例分寫於經文各句下名曰儀禮三書合
鈔如此則儀禮眞不難讀惜乎爲之而未成也）

韓昌黎讀儀禮云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掇其大要者卽

所謂記事者必提其要也昌黎著于篇者今不得而見之然賈
疏每一節所言之事卽大要也若掇爲一編當無異於昌黎所
云矣初讀儀禮者尤當如此昌黎掇奇辭欲於作爲文章而上
三禮所謂誦其文則思其義也規之也掇奥旨卽送陳密序論習
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孔疏云按士冠禮三加者謂冠時
三徧加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于阼階上近主
人之北又設席于席南冠身立于東房賓揖冠身出就
位佐冠爲冠身梳頭著纚畢賓洗手爲正髻正髻畢往西階至
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爲冠身著冠畢冠身起入
東房著元端元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元衣素裳夕
用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黃後元若大夫以上

至天子當同上士元裳也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又下
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爲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
皆如緇布冠也此卽所謂掇其大要者也

郊特牲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孔疏云按昏禮
既昏之後夙興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
姑卽席婦執笲棗栗奠于舅席又執腶修奠于姑席訖贊者醴
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降出
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共席于奥婦盥饋特豚無魚腊無稷
卒食一酳席于北墉下婦徹設于席前婦卽席餕姑之餘卒食
姑酳之此疏所掇亦頗簡明

要尙可刪節又如諸侯大夫士宗廟掇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則又太簡蓋所謂掇其大要者亦不易也

何邵公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爲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爲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敎之賓旣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灑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爲冠者設北嚮筵又設賓東嚮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篋器設於兩筵又設罇爵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曰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與西嚮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嚮筵執事者執爵跪嚮冠者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卽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酹地然後啐酒訖賓興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爲起若諸父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姑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爲勸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見通典卷五十六似有誤字姑仍之澧案此亦掇其大要然但爲行冠禮而作非爲讀士冠禮而作故但有一加無三加其設筵亦與士冠禮不同也續漢書輿服志云進賢冠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是後漢時士無三種冠故無三加今士有崔頭冠公服又有常冠常服行冠禮可以二加也

既明禮文尤當明禮意朱笥河以儀禮難讀欲撰釋例之書又以禮莫精於喪禮欲撰禮意之書見笥河集子錫庚所撰序釋例則凌次仲爲之矣禮意則鄭注最精非獨喪禮也如士冠禮筮于廟門注云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夫以筮于廟門四字而禮意精細如此非鄭君孰能知之又如鄉飲酒禮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注云少立自正愼其位也已帥而正孰敢不正此司正拱手少立實難知其何意讀鄭注乃知正己以帥人之意其深微至此得鄭注而神情畢見可謂挾經之心矣

士喪禮代哭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既夕禮三虞注云虞安也骨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如此之類乃鄭注發明喪禮之精意而禮記注尤多如喪大記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注云哀慕若欲攀援雜記上朝夕哭不帷注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肆也尸子云曾子讀喪禮泣下沾襟讀鄭君之注眞欲泣下沾襟矣喪大記又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即位于序端卒斂君撫之孔疏云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案尸與之別也此疏說禮意亦沈摯古之君臣情重如此所謂視臣如手足也讀之亦使人泣下也

春秋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

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楊疏云傳竝釋禮意故與士昏禮本文不同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傳云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楊疏云言可乎問言禮意澧謂穀梁傳釋禮意問禮意亦可謂善於禮矣楊疏能疏明之亦可謂心知其意者

朱子通解之書純是漢唐注疏之學卽以士冠禮一篇言之筮人還東面旅占疏曰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通解云今案少牢禮無此文乃宿賓鄭注其不宿者爲眾賓或悉來或否釋文爲于僞反疏曰云不宿者爲眾賓或來或否者此決正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也通解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不更宿蓋但使爲眾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爲只合作如字讀賓字句絕水在洗東鄭注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通解云今詳注文罍下及字恐誤爵鞞鄭注士皆爵韋爲鞞其爵同通解云其爵同三字未詳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通解云經既不言屨所陳處注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故既加冠而適房改服卽得竝易屨而出也但不知的在何處疑服既北上則或各在其棠之南也兄弟畢袗元鄭注袗同也古文袗爲均也通解云今案袗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袀則是當從均袀爲是矣但疏乃云當讀如左傳均

服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袗字爲均耶抑以袗音爲振也集韻又稱袗爲戎服偏袒今亦未詳其義姑記此以俟知者贊者立于房中西面南上通解云贊者西面則負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鄭注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疏曰知在房外之西者以房外之東南當阼階故也通解云今案此疏則阼階切近東序之西正當房戶之東壁矣澧案此諸條有補疏者有駁疏者有校勘者有似繪圖者與近儒經學考訂之書無異近儒之經學考訂正是朱子家法也朱子記鄉射疑誤云鄉射篇若無大夫則唯賓而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爲者余始讀此注云長一人舉觶五字本是經文而印本誤入注中既而考之凡舉觶皆卑且少者爲之非賓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于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之中但選一人使之舉觶于賓而非反使賓長自舉觶也至考燕禮小臣請媵

爵者而公命長注云長謂選卿大夫中長幼可使者於是又見長字之義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又請致者而公命皆致則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一人媵爵如此篇之長一人以舉觶于賓乃注文所引之明證恐後之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書以識云朱子讀儀禮考覈精細如此

疑儀禮者士冠禮見母母拜通典以爲瀆亂人倫然又云又按九拜之儀肅拜今揖也尊屬欣其備禮念其成人以揖示敬在禮非爽卷五十六然則非瀆亂人倫矣盧召弓云經見於母見於兄弟見卽是拜母之拜肅拜己耳龍城札記卷三澧謂盧氏謂見卽是拜最確下文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皆所謂見卽是拜也

毛西河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儀禮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然又云同一齊名而實有兩製重服斬齊其下際而不緝緝名齊

不緝亦名齊四書改錯卷九然則非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矣齊衰見於論語孟子則曰齊疏即齊衰也衰者麻也齊者衣下邊也凡衣皆有下邊故不必言齊此則下邊但翦齊而不緝與平時之衣不同者在此故謂之齊衰也儀禮禮記所謂斬衰即論語所謂齊衰儀禮禮記所謂齊衰則論語所謂齊衰不同論語所謂齊衰對平時之緝衣下邊者而言也儀禮禮記所謂齊衰對斬衰不緝下邊者而言也毛氏所謂兩製是也毛氏與杜君卿之疑儀禮皆旋即自悟其非可見經之不可妄議也汪堯峯古今五服考異序云爲祖齊衰期而爲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澧案喪服傳及鄭注說此服甚明禮記大傳孔疏亦甚明朱子語類卷八十五亦有說堯峯似皆未見故不自悟其非文人不可輕談經學尤不可輕談禮學也

以漢儒經學之盛而注儀禮者自后蒼曲臺記之後惟鄭君一人蓋羣儒無能爲此者馬季長亦但注喪服而已元時敖君善作集說其自序云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閒疵多而醇少予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澧案士冠禮筮于廟門集說刪去鄭注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二句而云繼公謂必于門者明其求於外神也此刪鄭注而竊其意以爲己說然則鄭注合耶不合耶謬耶其自序又云或曰此十七篇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此竟似未見漢書藝文志所云禮古經多三十九篇者且藝文志此語賈疏亦載之而亦未見耶如是而輕詆鄭注多見其不知量也

程易疇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多駁鄭注且其語多峻厲喪服無
高祖元孫之服程氏持之甚堅是也其駁難鄭注至千餘言則
贅矣古者三十而有室元孫生則高祖一百二十歲矣故元孫
不得有高祖之服也七歲而死者爲無服之殤元孫八歲則高
祖一百二十八歲矣故高祖不得有元孫之服也此數語可了
者何必剌剌不休乎（即今二十歲生子至元孫生時高祖八十歲矣亦安能使老翁孺子相爲服乎）
喪服不杖麻屨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
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又曰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
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鄭注云然則女君有
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
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程易疇駁鄭注幾二千言澧謂

此兩傳立文實未盡善也此一條經文之意以妾子爲父後者
妾死子不得遂子死妾則得遂妾之父母死妾子不得遂妾則
得遂也而傳乃以妾不得體君爲說故鄭君以爲似誤也喪服
傳相傳子夏所作而實無明文鄭君偶有疑議何傷乎

韓昌黎讀儀禮云考於今誠無所用澧謂此語過矣抱朴子云
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脩之至乃講試累月
猶有過誤而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余以爲可命精
學洽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
以相從務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省煩篇此則至
當之論也朱子云司馬氏書（澧案此謂書儀也）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
詳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

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跋三家讀儀禮以爲不可行而藉口於文之多物之博者此說足以破之矣

通典云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賓主之儀秦皇帝蕩平九國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便俗適時滯儒常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鑽研競爲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卷七十四王西莊謂唐中葉經學已亂故杜佑通典多徇俗十七史商榷卷九十然讀儀禮者亦宜知此意十七篇中冠婚喪祭諸篇爲要益古今同有之禮倍宜鑽

研今祭禮則與特牲少牢二篇不同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若專治此經則不在此論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二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三　南菁書院

東塾讀書記九　番禺陳澧蘭甫著

禮記

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孔疏云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引之耳澧案凡禮記所言記曰皆是古有此記也記之所從來遠矣

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孔疏云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深衣疏云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云云疏云作記之人心自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澧案如此之類作記者時代在後（漢書藝文志云七十子後

學者所記其述古事述古制述舊說不敢自專而爲疑辭古人著書謹愼如此

禮記記虞夏殷周異禮明堂位最多今不具錄其餘如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尚黑二節又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又孔子之喪子張之喪二節又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又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冕而葬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一節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一節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一節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一節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又周坐尸詔侑武方一節郊特牲委貌周道也一節又有虞氏之祭也一節又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一節又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云云王制同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云云與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一節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一節又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一節表記夏道尊命一節此皆記四代異禮孔子言夏殷禮文獻不足徵而禮記尚存此數十條記者之功大矣

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孔疏云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

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强國異家殊樂崩禮
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
之胄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殺烝作記之人隨後撰
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
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縣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
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澧謂此所論不盡
然也其言制禮之時舉大略細則是也周公制禮若細微之事
皆爲撰定則畢世不能成矣大綱既舉天下遵行其餘細事則
學士大夫各加講究有不能較若畫一者無足怪也豈必由於
亂離崩壞哉

大戴記有夏小正此最古之書而小戴不取蓋以其記禮之語
少也不取曾子十篇蓋以爲子書之類也不取千乘篇則尤有
識此篇所云下無用則國家富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
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偸此則墨氏之說矣下無用者貴
儉也立有神者明鬼也以爲無命者非命也兼愛則尤顯然者
也不知墨氏之說何以竄入孔子三朝記內小戴不取宜矣

禮記之不可信者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
事太奇劉原父云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于先王王冀日乃瘳復
三年王乃崩世以謂文王與之也是以傳于此言也公是先生弟子記

此說足以釋千古之疑

孔疏每篇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某某禮記之分類不始於
孫炎魏徵矣今讀禮記當略仿別錄之法分類讀之則用志不

紛易得其門徑張說駁奏用魏徵類禮見新舊唐書本傳謂不可改古本篇第耳非謂不可分類讀之也

別錄以曲禮少儀屬制度內則屬子法澧案曲禮凡爲人子之禮數節正可謂之子法也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澧案曲禮多小威儀與少儀同一類至天子建天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見天子之類則非小威儀而已同屬制度而有不同矣

孔疏謂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三句是記人引儀禮正經澧謂引鄭注孔疏皆但云三句似誤矣其以曲禮是儀禮乃禮器鄭注之說曲禮上第一疏引藝文志則以爲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又與鄭說異矣藝文志顏注引臣瓚曰禮經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朱子疑鄭說而從瓚說見語類卷八十七　衛氏集說因學紀聞皆引朱子說　澧亦謂瓚說是也蓋曲禮散失之質也然則講禮學者必慎言行若行不脩言不道則無質矣

禮記曲禮上下二篇乃記者掇拾以存之故篇首稱曲禮曰也毋不敬四句冠四十九篇之首此微言大義非但制度而已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句亦然故鄭注云四者慢遊之道榮衒所以自禍痛切言之以警人也行脩言道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然則講道學者必講禮學不然則不成矣此尤有關於千古學術也

王制禮器深衣三篇別錄屬制度王制篇首所記與孟子答北宮錡之說略同孔疏引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正以王制篇首與孟子同故也

此爲周室班爵祿之制信而有徵王制記大制度深衣但記一衣以其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故亦屬制度耳禮器當屬通論別錄屬制度非其類也玉藻當屬制度別錄屬通論亦非其類也當互易之

月令明堂位別錄皆屬明堂陰陽記其實皆制度之類漢書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班氏自注云古明堂之遺事又有明堂陰陽說五篇蓋明堂陰陽在禮家內自爲一家之學故別錄於制度之外又分出此一類也藝文志諸子陰陽家者流班氏以爲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灃謂月令卽是敬順昊天敬授民時之意其每月記日所在及昏旦中星正是麻象日月星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此也漢書魏相傳云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規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衡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下土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又云高皇帝令羣臣議天子所服相國臣何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漢儀應劭云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見通典卷二十此皆可見月令之法西漢猶行之其時尚陰陽之學也

管子幼官篇四時篇輕重已篇皆有與月令相似者四時篇云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

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尤與月令無異故通典云月令本出於管子卷四十三其書雖云不韋之客所作其說則出於管子也漢儒以月令爲周公所作鄭君不從其說以月令之文明見於呂氏春秋不能舍此實據而以空言歸之周公也惠定宇明堂大道錄必以爲周公作且云康成之徒猶復蔽冒爲首鼠兩端之說不能無罪其詆鄭君至此鄭君果有罪乎

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剖錄皆屬喪服檀弓亦喪禮之類也檀弓每一節皆言死言殺言哭言弔言葬言墓言祔至狗馬亦言死惟衞獻公出奔一節不然然古人以出奔亦爲凶禮也大戴記則無一篇屬喪禮者小戴盡取之也古人最重喪禮也奔喪是儀禮正經投壺亦然其入於禮記者蓋儀禮十七篇皆常禮奔喪則喪禮之變投壺則較射禮爲小高堂生不傳之遂入禮記耳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澧謂問喪云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三年問云凡生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踯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讀此二節當無不泣下霑襟者使墨者讀之亦當爲之憮然也近代士人囿於科舉習氣不讀喪禮性情薄而風俗衰未必不由於此矣

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凡錄皆屬祭祀郊祭之禮惟見於郊特牲及祭義郊之祭也二節社禮大蜡之禮亦惟見於郊特牲天子諸侯至官師廟祧壇墠之制惟見於祭法記禮者之功斯爲

最大

祭法大聖人之制祭祀也至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據國語魯語此乃柳下季之言臧文仲使書以爲三筴此出於孔子之前蓋四十九篇之文此爲最古者

祭義祭統皆說義理祭統說博大之理祭義則說精微之理如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又如說鬼氣焄蒿悽愴窮幽極微矣

冠義以下六篇略舉儀禮之文而解其義朱子所謂儀禮之傳也祭義則不然儀禮少牢特牲二篇乃大夫士祭禮祭義言君大夫則非止大夫士矣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二節則不專言祭郊之祭也三節則非言宗廟之祭宰我問鬼神則因祭而說之天子爲藉千畝養獸之官公桑蠶室三節言醴酪齊盛犧牲祭服之事皆因祭而說之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下則論禮樂論孝論尚齒尊賢皆非論祭此集合成篇者也禮記多集合成篇者文王世子別錄屬世子據篇首篇末所記耳中間說公族說天子視學非說世子牽連入此篇耳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三句鄭注皆云題上事說公族說天子視學二節後則無題上事之語一篇之中體例不同此集合成篇之跡也

冠義既自爲一篇郊特牲復有冠義一節古人傳述此義者不止一家也天地合而后萬物生焉一節卽昏義也此二節之間有一節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爲重乃冠昏飲射燕聘祭諸義之發凡也郊特牲皆言祭祀此冠昏二節雜入於其中耳

郊特牲冠義一節孔疏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鄉飲酒義孔疏云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聘義孔疏云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朱子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孔疏已屢言之蓋朱子時知此者少故朱子特言之此可見南宋時經學之衰也

坊記表記緇衣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八篇刖錄皆屬通論澧案此皆記孔子之言而其體不同古者記言之體有三其一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彙集成篇非箸書也尤非作文也論語是也其一傳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則一人之筆伸說引證而成篇此箸書也坊記表記緇衣是也其一亦傳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是也曾子問亦記孔子之言而與此諸篇之體又不同

所謂伸說引證者如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此與論語略同下文引甫刑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甫刑則記者所引證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此與論語略同下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詩引兌命則記者所引證引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與論語同又引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則記者增引之也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盜者天下

其幾矣此見於論語者二句餘二句不似記人伸說蓋孔子他日又說此而多二句也下文引詩及制國不過千乘云云則記者引證伸說也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此見於論語者亦只二句蓋記者所傳聞多一句下文引詩則記者所引證也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此記孔子之言不見於論語下文引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記者所引證也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見於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二句見於論語一句不見於論語蓋亦傳聞多一句其下文仁者右也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此以怨報怨一句異於論語則傳聞有誤也綜而論之記者有伸說有引證且有傳聞之誤坊記子云好德如好色鄭注云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澧案此亦傳聞之誤也非盡聖人之言然於聖人之言記錄之伸說引證之則有功於聖人矣且其中有不見於論語者尤爲有功矣坊記子云土無二王不見於論語孟子亦引之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此與論語稍異或傳聞不同或孔子他日又說此而稍異也論語言犬馬皆能此言小人皆能語意正同可證論語非謂人養犬馬也犬馬能養謂犬馬能勤人之事勤事卽謂之養孟子云同養公田亦以勤其事爲養也孝經故親生之鄰下以養父母日嚴亦謂事父母也鄰下孩幼豈卽供養飲食乎

所謂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者乃記者因聖人之言而作

爲文章禮運云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云云孔疏云上云
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下達之事禮案此可見禮運是記人
之說矣禮運又云與其越席疏布以冪孔疏云若依周禮越席
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
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布禮謂此一節用
韻之文因敷辭而疏失不必回護以爲夏殷諸侯之禮也
姚姬傳云禮運稱大道之行越三代之英及表記所言四代優
劣之說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記述其詞氣抑
揚之甚蓋屢傳而失其本眞然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九經說卷十六
此說最善
文心雕龍云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徵聖篇未嘗有
譏議之語來鵠云儒行篇非仲尼之言儒行說則直加排斥矣程
伊川云儒行之篇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
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程氏遺書卷十七張橫渠則云某舊多
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耳故禮記之可
疑者姑置之橫渠讀書審愼勝於伊川矣橫渠此說張子全書無之此據衛氏禮記集說統說錄之宋史張洎傳云太宗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玉海卷五十五亦載此事又載祥符二年復以儒行篇賜親民釐務文臣其幕職州縣官使臣賜敕令崇文院摹印送閤門辭日給之又載紹興十八年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宋時重儒行篇如此宋史高閱傳云時將賜進士儒行中庸篇閱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蓋至是而議議儒行之說上達於人主矣
儒行多善處固已其最善處如博學以知服是也鄭注云不用
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孔疏云謂廣博學問猶知服

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澧謂後儒當以此書紳銘座（曲禮云博聞強識而讓亦此意）范武子注穀梁傳引何休及鄭君說而云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僖三十年注）朱子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云一字之訓一事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此皆可謂博學知服者矣（論語皇疏云今之世學非復爲補己之行）

闕正是圖能勝人（卷七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先橫着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不知服者之情狀大略如此竊嘗論之曰古人著書辛苦創闢往往盡美而未能盡善蓋辛苦成書既竭其才後人讀之坐享其成忘其辛苦而但見其未盡善遂有不滿之意甚者欲著書以加乎古人之上矣或問曰何以忘其辛苦也曰其精善處得人心之所同然故不覺其奇特而與之相忘也而不知此正其至精至善處也）

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語實未安或其意謂他人尊敬儒者當如是歟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云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孔疏云此喻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若春秋夾谷之會是也澧謂注說未安疏以爲譬喻稍可通然竊疑此言鷙猛鳥獸之攫搏不能比儒者之勇引重鼎不能比儒者之力衛正叔集說采盧陵胡氏曰鷙蟲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此說近是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儒字始見於此此與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之類並言之非儒自爲一家之學也猶牧長師亦豈各爲一家之學哉此可見作周禮時風氣淳古至魯哀公乃問儒服儒行蓋儒以道得民

則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末世之人衣服行事皆變於古遂若儒者自爲一家之風氣其後道墨名法並起各自稱一家之學遂謂孟荀之等爲儒家耳此儒行之篇於古之儒風大可考據者也吳子首篇云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此時代更在後益談兵者不服儒服矣

仲尼燕居孔子閒居與孝經同類劉光伯孝經述義云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屈原之漁父鼓枻太卜拂龜寧非師祖製作以爲模楷者乎孝經唐元宗序並注邢疏引澧謂此說太過矣記者因聖人之言敷演成篇則有之竟以爲假則非也

司馬溫公謂學記大學中庸樂記爲禮記之精要見書儀卷四且以學記在大學之前此讀禮記者所當知也黃山谷云溫公論政以學爲源劉道原墓志銘澧謂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必由者言舍此別無他術也卽所謂論政以學爲源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目錄云學記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業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蓋兼大小學而言之舊注多失其指今考橫渠張氏之說竝附己意以補其注此可見朱子亦甚重學記今人但知朱子有大學中庸章句罕知朱子有學記補注者矣

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澧案大學篇首云大學之道學記亦云此大學之道也可

見學記與大學相發明知類通達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誠心正身脩也化民易俗近者說服遠者懷之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其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格物致知之事也分其年定其課使學者可以遵循後世教士當以此爲法夫七年可以小成九年可以大成有志於學者當無不樂而從之若以此爲法學術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出矣

鄭注云離經斷句絕也 卽今之點句讀書也左傳昭十六年孔疏譏服虔未能離經辨句復何須注述大典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 朱子補注云辨志者分別心所趣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 澧案此二者切要之學近人治經每有浮躁之病 阮文達公校禮圖詩云淺儒襲漢學心力每浮躁 隨手翻閱零碎解說有號爲經生而未讀一部注疏者若限以斷句讀之則不能浮躁不獨有益於讀書亦有益於治心矣 朱子語類云甘節問昔以觀書爲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卷一百十五 且浮躁者其志非眞欲治經但欲爲世俗所謂名士耳故志不可不辨也

離經辨志以下七年九年之事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云云每年之事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每日之事也此亦可謂之身中時年中時日中時也 朱子補注云上句鄭注孔疏讀時字居字句絕學字自爲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爲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益常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脩息游之類澧謂朱子讀也字學字句絕是也解時教居學似非退息必有居學則退息時之事指一日之內言之耳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云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澧謂近儒皆尙名物制度六書九數之學卽所謂興藝也

學記中庸大學別錄皆屬通論中庸大學後世所謂理學古人則入於禮記者仲尼燕居云子曰禮也者理也樂記云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理學卽禮學也直齋書錄解題云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此習聞道學家之說而未識古義也經解別錄亦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澧案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錄入於禮其義已明矣

大學一篇朱子分爲經一章傳十章爲後儒所訾議澧案幽風七月首章鄭箋云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然則古人之文有以餘章廣成首章之意者若朱子但於首章之下云餘章廣而成之而不分經傳則後人不能訾議矣

朱子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語類則

云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澧謂此勝於虛靈不昧之說矣章句又云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此亦似未安也明明德於天下卽平天下也朱子云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何嘗云此章之意務在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虛靈不昧之德乎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乃是明其光明正大之德於天下也光明正大之解不可易矣

朱子云格至也物猶事也澧案此古訓也爾雅釋詁云格至也毛詩烝民傳云物事也又云窮至事物之理則於至字上加窮字物字下加之理二字陸清獻公云宋後爲字書者如黃公紹輩皆迎合朱子之意而又爲小變改窮至作窮究非古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加

窮字後人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大學答問此謂至字爲古義謂朱子爲借剖析最精審蓋格物但當訓爲至事至事者猶言親歷其事也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不能親歷讀書卽無異親歷也故格物者兼讀書閱厤言之也致知者猶言增長見識也凡人欲增長見識舍讀書閱歷更無他法故曰致知在格物也朱子答黃直卿書云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眞實窮理朱子此說乃格物致知之確解也身親歷過者格物也屢省深察者致知也格物致知猶言實事求是實事者格物也求是者致知也朱子上蔡謝先生祠記稱其以求是論窮理爲精當

朱子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云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澧案爲學之道卽大學之道也莫先於窮理卽先致其知也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卽致知在格物也

朱子云伊川所謂格物致知多是讀書講學語類卷十八又云所謂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尙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答趙民表書又云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尙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答陳師德書朱子說格物遵守程子之說至精確也又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凡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答陳齊仲書王陽明謂格

亭前竹子致疾見傳習錄卽所謂存心於一草一木也早爲朱子所嗤矣

朱子答孫敬甫書云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像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脩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此以脩禮書是格物致知尤爲切實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子章句云結上文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以爲起下文引高中元私記云本末二字卽下文本亂末治字下文六先字卽此先字七後字卽此後字蓋此條總言其意而下二條詳列其目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集注補云此謂知本正應脩身爲本非衍文也人能知本非知之至而何故後文只單疏誠意無煩補格致也此二條不從朱注實可以備一解也

朱子之補大學不必補也然所補之說則無可議也議之者約有二端一則謂卽凡天下之物爲無先務也然不讀其下句云因其已知之理乎如已知孝於父益窮其孝之理而孝於祖孝於曾祖高祖已知友於兄弟益窮其友之理而友於從兄弟再從兄弟此所謂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也一則以一旦豁然貫通爲不知何日也然不讀其上句云至於用力之久乎用力久者

必有貫通之一旦朱子安能爲後人定其何日而後人反疑其何日適足見其未嘗用力之久而已矣今人多治說文試思用力於說文既久豈有不一旦於形聲義皆貫通者乎夫何疑之有哉朱子云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又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三言因其示人以爲學之路至明至切

蘇潁濱自題所作老子解云僧道全與予談道予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非佛法而何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也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名也澧案潁濱以中庸傳合禪家之語此自古以來所未有張無垢中庸解云子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在喜怒哀樂未發處便覺咫尺元門言語宋人之講未發亦可謂咫尺禪門矣

程氏遺書云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元注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蘇季明問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卷十八案此伊川先生語錄也李延平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延平答問朱子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

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答何叔澧書案程伊川之後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旣皆以此相傳故朱子論之尤詳與張欽夫三書每一書輒變一說文多不錄又作中和舊說云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始不如是然則予之所以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又作已發未發說云比觀程子文集諸書因條其語而附以己見據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本體自然不須窮索又有與羅參議書云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

然此毫末卻甚占地步朱子此書不知在自疑之前抑在其後王白田朱子年譜以此書錄於中和舊說之後所云與禪學爭毫末卻甚占地步者不知所占地步何如此書未明言末學未敢測度也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程子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問者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卻引惹他又云彊以己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又答書云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卻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穴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又云若必以

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儼言曰啞視曰盲
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卻只養得
成一枚癡獃囫圇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
解澧案中庸所謂未發屬喜怒哀樂而言文義甚明若截去喜
怒哀樂四字但取未發二字而辨論何者未發則非中庸文義
也如程子之說則是思之未發如蘇季明之問則是聞見之未
發朱子謂程子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說到盡頭而以轉向見聞
歸罪於程門請問記錄者澧謂白直看子思說則子思但說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嘗說思未發未嘗說聞見未發也不
喜不怒不哀不樂之時凡人皆有之不必說到言外盡頭也朱
子語類云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眾人本
有此與聖人都一般卷六十二此乃白直看子思之說矣蓋發而皆
中節則非常人所能喜怒哀樂之未發則常人有之絕無元妙
也禪家壇經有偈云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
蕩心無着蘇潁濱既取其不思善不思惡以傳合喜怒哀樂
之未發矣蘇季明所云耳無聞目無見亦似有類於寂寂斷見聞之語也
樂記所以爲精要者黃東發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皆
近世理學所據以爲淵源日鈔卷二十一夫宋儒理學上接孔孟者也
而其淵源出於樂記此數語然則此數語乃孔門之微言也眞
精要也
唯君子爲能知樂今則去古太遠古樂聲容之美耳不得而聞
目不得而見何由而知樂哉讀樂記但得其精理名言而已樂

本一篇固爲精要樂記十一篇合爲一篇其第一篇名曰樂本見孔疏其餘精要亦多如樂象篇云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此數語又見荀子樂論篇尤足以警學者之身心也

禮記似易讀而實難讀昌黎言儀禮難讀者謂其文句繁碎參差讀之難上口耳然其儀節分明又有鄭注爲之發凡起例讀之不至於茫昧周禮職事尤粲然具備其偶有未備者鄭注爲之推次差約可以補苴罅漏禮記則有但說義禮而不說其典制者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夫所謂其數可陳者作記之時則然耳後世則其數反難知矣其中有可以差次而知者如禮器云三獻燭一獻孰鄭注云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孔疏云以冕服差之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絺冕宗三獻也祭羣小祀則元冕宗一獻也此可差次而知者也其不可知者如禮器用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疏云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此不可知者也若不可知而輒爲之說如玉藻朝服以食特牲三俎云云疏云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朝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又如郊特牲疏引皇氏說圜丘之祭燔柴及牲玉次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神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次則以豆薦血腥次則七獻備五齊三酒與宗廟祫同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

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孔沖遠引此而云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解無所憑據今皆略而不載此則熊氏皇氏於不可知者自爲說以補經其病在於無憑據孔疏略之得闕疑之義矣

孔疏亦有補經者奔喪云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疏云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閒傳云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昏義云祖廟未毀教于宗室疏云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如此之類皆疏之補經也補之而無疑者也

孔沖遠於三禮惟疏禮記而實貫串三禮及諸經有因禮記一二語而作疏至數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餘字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疏二千餘字月令郊特牲篇題疏皆三千餘字若此者頗多其一千餘字者則尤多毛詩左傳疏亦有之元元本本殫見洽聞非後儒所能及矣且非好爲繁博也既於此一經下詳說此事以後此事再見則不復說然則其繁也正其所以爲不繁也

孔疏有明言不復釋者禮記下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

坫山節而藻棁疏云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
疏故於此不復釋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疏云此文具於小記於彼已釋之又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
不繼祖也疏云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玉藻云天子玉藻十
有二旒疏云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竝已具王制疏於此
略而不言疏文如此者屢見讀之可知其作疏之意在博而不
繁也

孔疏非但詳於考典制其說性理亦甚精中庸疏云性情之義
說者不通亦略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
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
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
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
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鐶印鐶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鐶
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
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
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
言一故分爲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
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觀此可見
唐以前論性理者已多孔沖遠作疏已徧覽之而爲折衷之說
沖遠非但深於禮學其於理學亦不淺也

衛正叔集說序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書惟恐不

出於人此固名言矣又云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此不獨用力之勤亦其宅心之厚至所云沿襲陳言悉置弗取者則未然也其中空談義理陳言甚多由於貪多務得遂成巨帙讀之甚費日力而得益甚少如有爲之削繁撮要者則善矣其序又有云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如此者則不可刪削雖抵排未當亦宜過而存之耳

陳雲莊集說可取者絕少三年問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孔疏讀因以飾羣四字爲句下七字爲句非也陳氏云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以羣字對別字得之矣此陳氏說之最精當者陳氏又云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此以上五字爲一句下六字爲一句亦非也當連讀十一字爲一句　大傳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孔疏云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上

親君位也此亦孔疏誤讀然下文公子之宗道也孔疏云族人不敢以戚君此則別以位也二字爲句不誤矣陳氏引石梁王氏云位也當自爲句此能依孔疏後說得之矣儒行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鄭注讀妄爲無而於常字句絕非也陳氏於妄字句絕得之矣然衞氏集說所采嚴陵方氏說已如此陳氏乃不引之且司馬溫公機權論云世之命機權也妄此倣儒行句法已於妄字句絕陳氏尤不能引之也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疏誤讀時字居字句絕陳氏讀此三句不誤然朱子補注已如此讀陳氏亦不引之何其疏漏耶

江愼修禮書綱目序云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

紛繁又云裒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今讀此書可謂不愧所言矣自鄭君爲三禮注至朱子彙集爲儀禮經傳通解而未成至江氏乃成此書治經考禮者實賴有此與匹敵者其經籍纂詁乎 五禮通考則兼史學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三終

善化劉鐸長沙王校

東塾讀書記十

番禺陳澧蘭甫著

春秋三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所以作孟子此數語既明之矣其始於隱桓何也春秋之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弒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伯御弒懿公而自立見史記魯世家春秋不始於彼者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孝公亦見魯世家是時天子尚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爲桓公所弒天子不能治之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桓王八年魯殺隱公太史公書之於周本紀者以此爲春秋所以作故也穀梁隱元年傳

云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
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桓元年傳云桓弟弒兄臣弒
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
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春秋始於隱桓爲惡桓
弒隱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義昭然矣此所謂穀梁善於經歟
王蘭泉隱公不書卽位辨云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實因魯而
作所以十二公以隱居首也最得其義矣　范武子穀梁序云
平王以微弱東遷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此未知始
於隱公之故也夢溪筆談云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
公方卽位則春秋當始惠公啖趙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
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然與史記不同不知
啖趙得於何書卷十四澧謂纂例誤以平王二年惠公卽位而
顚倒之爲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耳且卽使惠公二年平王東遷
春秋正可始於惠公而於其二年書平王東遷之事啖趙雖顚
倒史記而仍不可以解始隱之義也　陸氏春秋集傳辯疑凡
例云凡公羊云託始焉爾既始於隱公則從始者書之
何云託乎澧謂春秋自當始於隱公眞不必謂之託也

晉董狐書趙盾弒其君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魯桓公弒隱公
春秋但曰公薨而孟子顧以爲亂臣賊子懼何也董狐非趙氏
臣也齊太史非崔氏臣也可以直書也孔子爲魯臣於其先君
之篡弒不可直書也魯之舊史雖有如南董者於隱公之弒書
公子翬而已矣無以見桓公之罪惡矣孔子修之削去弒君者
之名但書薨而不書地則與正終者異矣隱公不書葬桓公書
卽位其爲桓公弒隱公不待言而明矣　范武子云推其無恩則知與弒也　此南
董之筆所不能到者也趙盾崔杼弒君而不篡國南董能懼之
魯桓公弒君篡國雖南董不能懼之惟孔子乃能懼之孔疏謂
魯舊史不書君弒爲愛君董狐則志在疾惡此謬說也春秋不
疾惡亂臣賊子何以懼乎史通云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惑經此劉知幾之粗疏也然如孔疏之說則無解乎知幾之惑矣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穀梁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范注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范又引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傳似失之徐邈曰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澧謂春秋不直書桓弒隱已爲尊者諱矣若事事皆沒其實則作春秋何爲也徐說是江說非也

左傳云羽父請殺桓公則桓公有不臣之迹可知也云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則桓公許之可知也左傳生桓公而惠公薨孔疏引釋例云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諮謀於桓二云討寫氏有死者言其冤也云不書葬不成喪也言桓不以人君之禮葬隱也三國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云葬高貴鄉公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此所謂不成喪也左氏爲魯史官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其敘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也杜注云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此杜之誣傳也傳曷嘗有此言乎

左傳開卷記穎考叔石碏二人最詳此大有意也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君子曰石碏純臣也賈逵云左氏義深於君父後漢書本傳其此之謂乎若如林黃中謂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見朱子語類卷八十三劉歆能明忠孝大義如此乎

袁彥伯云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後漢紀卷二十三劉知幾云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史通正史篇王伯厚云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譬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

革斷罟之規御孫則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
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鄒子能言紀
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
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覩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
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
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
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
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漢制考攷顧震滄云當時經學昌明
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
故賦古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
蓼蕭而弗答卽知其有敗亡之禍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

漬于人心者久故通行于天下而無閒哉春秋大事表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攷
阮文達公詁經精舍策問云春秋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
載在三傳國語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試發
明春秋學行以成精舍學業焉澧案以上五說大意略同讀左
傳者不可不知且當知所謂道德仁義憲章墳典故實文獻經
學德行名言皆出於孔子之前賴有左傳國語述之至今得以
考見此左氏之功之大也苟不知此則有謂左傳爲相所書者
矣三國志王肅傳注引魏略隗禧語　國語載祭公謀父諫穆
王伐犬戎召穆公諫厲王弭謗號文公諫宣王不藉千畝仲
山父諫宣王立魯武公子戲又諫料民於大原此卽尚書之訓
也何以不入尚書不可知矣此後則左傳所載石碏諫衞莊公
寵州吁臧僖伯諫隱公觀魚皆諫書之最古者

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楚元王傳後劉歆傳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

家書不主爲經發（晉書本傳）近時劉申受云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說傳說者矣

左氏春秋考證 澧案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此西漢人明謂之左氏傳矣或出自班孟堅之筆冒曰左氏傳歟然翟方進受穀梁而好左氏穀梁是傳則左氏非傳而何哉左傳記事者多解經者少漢博士以爲解經乃可謂之傳故云左氏不傳春秋（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此可見漢人所謂傳者訓詁解經也）然伏生尚書大傳不盡解經也左傳依經而述其事何不可謂之傳（傳猶注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但詳述其事可謂其非注乎）且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以來分國而述其事其作此書則依春秋編年以魯爲主以隱公爲始明是春秋之傳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則雖以說傳說

能謂之春秋晏氏傳春秋呂氏傳乎

陸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末釋者抑爲之說（卷一此數語乃定論也）文十三年左傳云其處者爲劉氏孔疏云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澧案左傳有附益之說實昉於此既可插此一句安知其不更有所插者乎公羊傳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穀梁傳有沈子曰尸子曰穀梁子曰之類皆後師之語安見左傳必無後人附益乎

左傳不可通之說指爲後人附益乃厚愛左氏非攻擊左氏也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凡書曰之文亦以爲增益然謂劉歆所增益則未確也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陳杞世家采此數語可見史遷所見左傳有解經之語矣姚姬傳九經說及左傳補注序

以爲吳起之倫附會
私意則頗近是耳

孔沖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正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杜氏集解序疏澧案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且日食不書日爲官失之其說通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公羊通義此無可置辯矣葢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故亦做效而爲此二條耳

左傳解春秋書法有不通者必後人附益如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傳云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尊夫人也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亦云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公羊則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此公羊之勝左傳者然此乃文法必當如此耳左氏豈不知文法者乎如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再見不稱公叔檀弓公儀仲子之喪下文再見但云仲子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下文再見但云伯子此等文法觸目皆是淺人皆知之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傳云尊晉罪己也更不通不必辯其尤可怪者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云云于宋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云季武子使謂叔孫曰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衞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此竟顛倒是非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

也服虔云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並孔疏引賈說可以糾正左傳服注已稍依違矣杜注云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孔疏云豹若卽以爲眞其敬從命則國內義士必云豹是國之大賢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如杜孔之說權臣假稱君命大賢義士共敬從之權臣復何所懼乎傳謬而疏曲從之而以爲孔子之意孔疏云賈服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此經學之大害也故附益之語不可不辨也

左傳之語更有不可執以爲例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云不稱名非其罪也孔疏云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止以此傳爲例故也澧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云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云洩冶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此以文七年傳爲例遂誣忠臣以罪狀誣春秋以罪賤忠臣深可怪駭傳稱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殿本注疏考證云臣照按孔子蓋哀之也非譏之也公羊何注亦以爲洩冶有罪其作膏肓則以爲洩冶無罪欲破左傳非其罪則不稱名之例也何氏之自相矛盾如此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杜注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澧案傳云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信讒貴無極譖郤宛遂令攻郤氏且熸之此傳表章郤宛之賢而痛其冤死也杜注乃執不稱名非其罪之語以爲郤宛稱名有罪豈左氏之意乎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左傳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

稱臣臣之罪也杜氏釋例暢衍其說文多不錄焦里堂云司馬昭收羅才士以妹妻預預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也王淩毋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仇牧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左傳補疏自序灃案孔疏云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君積累其惡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此孔疏所謂積累其惡也此疏覩縷數百言尤所謂鍛鍊深文不知

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於如此劉炫規杜過孔疏又以爲妄而不引其說然千載之下有焦氏之說則劉氏之說雖亡若存矣隱元年傳云弔生不及哀杜注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疏引晉書云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桓五年傳云啟蟄而郊杜注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孔疏云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灃謂杜預於忠臣賊臣尚敢顛倒是非以諂司馬氏而況說典禮乎

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盡是左氏之文有後人所附益而又未詳考傳中之事也如莊十一年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孔疏云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成十八年傳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

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孔疏云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
逆王命以納衞朔朔懼有違眾之犯而以國逆告此皆明知凡
例不合而歸之於告是遁辭矣又如莊二十八年傳云凡邑有
曰築都曰城定十五年城漆孔疏云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
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
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此凡例不合之
最顯者釋例之意以爲都固稱城邑則有廟者亦名爲都而稱
城無廟則不名爲都而稱
築也然亦勉强彌縫矣
隱十一年傳云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此無疑者也然
因其來告而書其事耳豈憑其告辭爲褒貶乎如僖十九年宋
人執滕子嬰齊杜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
年成十五年傳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
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孔疏云宋公欲重其
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國史承之書

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成十六年曹伯歸自
京師孔疏云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爲例故
釋例曰蔡侯般弒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
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
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澧案如此則有罪無罪罪及
民不及民但憑告者之辭而國史承之夫子卽從而書之以爲
褒貶何以爲春秋乎且夫子旣從而書之矣又何以示虛實乎
陸氏纂例三傳得失議云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
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云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
之澧案天王崩最大之事魯史自當從赴孔子自當因之雖有
異說何可輕改舊史杜注云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

日以赴此已不通矣又云春秋卽傳其僞是何言歟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甲子晉侯佹諸卒杜注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孔疏云葢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注云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孔疏云葢赴以五月到惟言卒日不言其月卽書其所至之月此二條孔疏亦不通魯之舊史未必憒憒至此卽魯史憒憒孔子亦遂因之耶如此類者但當闕疑耳强言從赴則不通矣

從赴之說更有當辨者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傳云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昭元年楚子麇卒傳云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弒之哀十年齊侯陽生卒傳云齊人弒悼公杜注並云以疾赴故不書弒澧謂弒君之罪孔子豈因其不以實赴遂免其誅絶乎此必當時記其事者有不同孔子則從赴不以弒逆漫加於人耳左氏則兼存弒逆之說使與經並傳於後經有經之法傳有傳之法各有所當也

杜氏釋例誠有未善然其長厤土地名世族譜三篇考據詳博何邵公范武子不能有此也公羊春秋襄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注云時歲在己卯徐疏云何氏自有長厤不得以左氏難之澧案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云乙未楚子昭卒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葢閏月也何氏如有長厤則可直言閏月何必云葢閏月乎其厤論尤善所云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二語厤家奉爲蓍蔡矣夫春秋所重者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竊取之者後儒豈易規測之與其以意

窺測而未必得孰若卽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於經乎顧震滄撰大事表求杜氏釋例之書不得遂自撰朔閏表鄉大夫世系表疆域都邑山川諸表深知讀左傳不可無此也

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王制疏引釋廢疾釋文序錄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澧案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孟子語公羊當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不得先於公羊也且穀梁不但不在公羊之先實在公羊之後釋文序錄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隱二年無侅帥師入極八年無侅卒穀梁傳皆兩說劉氏亦以爲穀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澧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蝝生穀梁云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云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爲應稅畝而有此災也范注云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此范說文義難通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無傳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公羊每年只有傳一條穀梁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因於公羊也

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卽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鄢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此更句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爲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己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爲平正者以此也許月南穀梁時月日例云穀梁之義多正

公羊之義多偏

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釋文序錄引）澧案鄭伯克段于鄢左傳云太叔出奔共後十年鄭莊公猶有寡人有弟餬口四方之語此必不能虛造者而公穀則皆以爲殺之左傳寢藏公穀未得見之故爾

公羊有記事之語但大少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鄭伯克段傳云母欲立之葬宋繆公傳宣公謂繆公云云晉帥師傳晉諂乎隱公云云衛人立晉傳云石碏立之鄭人來輸平傳云狐壤之戰隱公獲焉可見公羊亦甚重記事但所知之事少而又有不確者耳（狐壤之戰在春秋前而公羊以爲輸平事）孔巽軒通義序謂春秋重義不重事以宋伯姬爲證然公羊記伯姬事

云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若公羊不詳記此事則伯姬死於火耳何以見其賢乎欲知其義必知其事斷斷然也

公羊於春秋時人多不知者如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賢繆公也此誤以康公爲繆公孔巽軒云賢繆公而於康公與回護太無理矣文十八年秦伯罃卒何注云秦穆公也此明知爲秦康公而偏云秦穆公以異於左傳耳孔巽軒云賢繆公未見其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亦回護無理襄二年傳云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昭二十年曹伯廬卒于師傳云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此公羊未知則直言未知是其篤實也何注云齊姜者宣公夫人繆姜者成公夫人此惡左傳而不從其說耳然以惡左傳之故而互易二公之夫人使宣公以子婦爲妻成公以母爲妻大倫亂矣且公羊云未知何氏當墨守之安得妄爲說乎徐疏云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此尤無理之甚人死之先後無定豈姑必先死婦必後死乎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爲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此蓋有激而言未可以爲公羊病也春秋繁露竹林篇但云榮復讎不言賢齊襄公蓋以襄公不可謂賢也下文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以爲譏與讎狩讎者無時焉可與通可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爲賢齊襄公復讎耳公羊又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云禰明譏魯莊公忘其禰也

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以爲通濫何注云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穀梁亦云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亦與公羊同意但無叔術之事耳以爲叔術賢者讓國黑弓賢者子孫宜有地澧案叔術事在魯武公懿公時若必追而襃之則春秋何必始於隱公乎叔術妻嫂而以爲賢雖喪心病狂者不至於是故孔巽軒通義序謂公羊不信此事然不妻嫂即可以爲賢乎邾婁顏淫惡天子誅之而立叔術天子死叔術殺天子所使誅顏之人而授國於顏之子狂悖如此可謂之賢者讓國乎此公羊之謬孰能豐守之乎何注謂叔術惡少功大徐何氏序疏更謂春秋善之偏徇師說疏謂妻嫂非姑姊妹其爲傷教害義而不顧此經學中所罕見者

公羊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何注言聖人制井田之法遂及於出兵車選父老里正女功緝績求詩造士凡六七百

言葢薈萃古書而貫串之所謂學海於此可見一斑

何注用緯書者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莊三十一年傳注徐疏云皆是禮說文也禮天子諸侯臺門徐疏云在禮器文說文昭二十五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僖三十一年傳注徐疏云皆王制與禮說文東夷之樂曰朱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昭二十五年傳注徐疏云皆樂說文半圭曰璋徐疏云釋器無文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徐疏云春秋說文定八年傳注含口實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五年傳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輿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槨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年傳注禮后夫人必有傳母選老大夫爲傅選

老大夫妻爲母 襄三十年傳注 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 宣八年傳注 以上四條徐疏皆云春秋說文 主狀正方穹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文二年傳注 徐疏云皆孝經說文 此等禮制見於緯書何邵公習而熟之亦可見其爲學海也 天子諸侯臺門祭天牲角繭栗與禮記同此實禮記之類故何注直稱爲禮惟襄二十九年傳注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徐疏云孝經說文此用緯書語而竟稱爲孔子曰蓋緯文本有孔子曰三字而何氏仍之耳

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而徐彥不疏明之如繁露云春秋變一謂之元 重政篇 隱元年何注亦云變一爲元繁露云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救小過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

俞序篇 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注之說本於此 注文太長此不具錄 徐疏皆不引繁露又如隱元年徐疏引春秋說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此繁露之文 二端篇文 而徐疏乃但云春秋說將使讀之者不知其說出於董生矣

春秋繁露云王魯絀夏新周故宋 三代改制質文篇 史記孔子世家云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此則異於春秋繁露之說 索隱云以魯爲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 公羊無此說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公羊云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既以周爲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說矣 徐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爲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爲王者可會奪此疏正可以駁黜周之說也 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惟此有新周二字何注云孔子以春

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取繁露之說以解之也孔巽軒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遷成周作傳者號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鄶之地謂之新鄭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 澧案桓二年穀梁傳云孔子故宋也范注云孔子舊是宋人 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來將二千年至巽軒乃得其解可謂公羊之功臣矣 公羊疏卷一引賈逵長義駁黜周王魯之說然未言此非公羊說晉書王接傳載接之說云公羊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舛蘇東坡論春秋變周之文云黜周王魯與夫譏緯之書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何休公羊之罪人也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其文此皆能爲公羊辨誣然新周二字未得其解公羊之受誣猶未明也至巽軒之說出乃大明耳劉申受公羊議禮制爵篇云以春秋當新王始朝當元黜進小國爲大國其書公朝王所不爲公朝起也王使來聘書使與諸侯同文著新周也魯使如周不稱使當王也公如京師如齊晉皆不言朝當巡狩之禮也此仍守何氏之說而更甚矣其釋三科例中篇云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挫強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眞黜周哉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讐外淫宜絕閔之見弒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朝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强吳雖非誅絕而免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嘗眞王魯哉此又言黜周王魯非眞然則春秋作僞歟

春秋繁露有先質後文之語見玉杯篇何邵公遂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且所謂質者指母弟稱弟而言謂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 隱七年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 其說尤謬先質後文豈分別同母異母之謂耶親厚異母兄弟與同母等豈文家之獘耶孔子所欲變乃在此耶 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孫篤世子澧案此謂商立世子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孫篤世子澧案此謂商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子即檀弓所記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立孫也此立嗣之法不同非親厚弟則立之也夏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子即檀弓所記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立孫也此立嗣之法不同非親厚

之謂
也

春秋所書災異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公羊云天戒之宣十六年初稅畝冬蝝生公羊云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何注云上謂宣公其餘但云何以書記異也如隱三年日有食之傳云何以書記災也之類何以書記災也如隱五年螟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之類何注則或取後事而言如隱三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或取前事而言如隱八年螟注云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皆公羊所無之說其尤無理者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注云城緣陵煩擾之應城緣陵在明年而先一年致旱乎襄八年秋九月大雩注云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徐疏云如晉者卽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澧案正月公如晉注云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此又以爲不恤民自相違異如此此乃漢儒好言災異風氣耳夫自古國家治

亂每有吉凶先見此必然之理儒者陳說以爲鑒其意甚善然其所說必使人可信乃爲有益若隨意所指則人將輕視之復何益乎其尤謬者定元年霣霜殺菽注云示以當早誅季氏菽者少類爲稼强季氏象也穿鑿如此人豈信之乎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何注云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徐疏引春秋說云其後楚號稱王滅穀鄧此何注說災異本於讖緯之證也徐疏說災異有更謬者成三年新宮災何注云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絶不宜列昭穆徐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右媵次第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弑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此謂桓弑隱罪輕悖謬已極且天之災其廟不災其廟徐氏竟能知其意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孔疏云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孔之通徐之不通相去天淵矣西狩獲麟公羊但云記異也但云孰狩之薪采者也但云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注則云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

兵得天下又云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云云信乎公羊之罪人矣春秋繁露符瑞篇云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西漢時公羊家已有此說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東漢時博士弟子獻諛妄言重自誣其師此巽軒未考繁露耳　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云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史晨祀孔子奏銘云西狩獲麟爲漢制作又云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讖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漢人多以獲麟須揚漢代何邵公圖於風氣遂以注經也

何注以時月日爲褒貶遂强坐人罪如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何注云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徐疏云有罪時者此文書秋是也無罪月者卽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此但以不書月强坐以有罪而又不能言其何罪又如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賸非禮故略之此以不書日而求其罪不可得但有三國賸之事遂以坐之耳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注云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云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注云如晉者冬一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此皆穿鑿之甚定十四年無冬徐疏云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此疏最通凡時月日之字宜有而無者皆當如是解之何必穿鑿乎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云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何注云日爲君辰爲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此以但書上辛季辛有干無支遂傳會於逐季氏尤可怪笑也

何注更有穿鑿文義之病隱元年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

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然則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爲法其死不法其生乎

經有語助何注必爲之說如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注云加之者宮廟尊卑其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絶也（徐疏云仲子是連文故加之以絶之妄不宜與宮廟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云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加之者起先君之子如此之類殊可怪笑聊舉二條以見之

左氏之語何氏以爲膏肓有非者有是者至左氏所記當時之人之言與事而何氏以爲膏肓則皆非也如師服曰今君命大子曰讎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何氏謂左氏後有興亡由名立善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之（桓二年左傳疏此但可以難師服耳不可以難左氏也）雖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何氏云楚鄧强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會不旋踵若釁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爲短（莊元年疏）此但可以難三甥耳不可以難左氏也此外如季文子言十六族世濟其美堯不能舉三族世濟其凶堯不能去（文十八年）程鄭問降階何由然明曰是將死矣（襄二十四年）申豐對季武子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云云（昭四年）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昭七年）王子朝言王后無適則擇立長云云（昭二十六年）何氏皆難之然但可以難季文子然明申豐子產王子朝耳不可以難左氏也其最謬者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昭十七年）何氏云死不可請偶自天祿盡矣非果死今

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澧案左氏但著其事耳曷嘗云信然乎闇弒吳子餘祭公羊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襄二十九年此公羊說祈死之事何氏難左氏而忘公羊可謂銳其東而忘其西者矣左傳杜注因何氏之難遂謂士燮因禱自裁尤誣謬之極

孔巽軒云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岐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此其不通之一端也公羊逆義序巽軒之於何邵公可謂好而知其惡者矣公羊何序徐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荀取頑曹之語又云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徐彥較何邵公更獷悍矣

何氏亦有用左傳穀梁傳者襄十一年秦人伐晉注云爲楚救鄭疏云爲楚救鄭之義出左氏傳矣又如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注云此皆魯始封之錫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又如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注云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此亦據左傳而言之又如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注云莒人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亦據左傳而述其事也莊元年單伯逆王姬注云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云義取穀梁之文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云昌爲以夏五月郊注云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又如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于王所傳云其日何錄乎內也注云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澧案

上文冬二公會晉侯齊侯云云于溫故云不月也然公羊傳無說
穀梁傳云日繫於月月繫於時王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
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僭矣何注取此爲說耳何氏雖惡二傳而仍不能不取之
也

穀梁述事尤少近時有鍾氏文烝補注於隱公十一年傳下舉
全傳述事者祇二十七條謂穀梁子好從簡略澧案僖二年傳
述晉獻公伐虢事十年傳述殺申生事竝詳述其語則非盡好
簡略者實因所知之事少故從簡略專尋究經文經義耳

惠公仲子穀梁以爲惠公之母此穀梁之獨得者葢見公羊之
不通而易其說且以僖公成風比例而得之也左氏爲魯史官
必無不知魯君之母之理葢此經左氏本無傳而附益者襲取
公羊之說耳此劉申受左氏附益者必在穀梁前故不知有穀
梁說也下文天子七月而葬云云乃取王制之語王制雖出於
漢時其語則傳自古人也劉申受何氏解詁箋於惠
公仲子不從公羊而從穀梁孔巽軒不及劉申受者也
穀梁時月日之例多不可通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云大夫日
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楊疏引何休云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
日乎此駁無可置辯矣疏引鄭君所釋亦不可通又引糜信云
甚益師卒與桓弑隱事隔十年而可歸罪於益師乎公羊云何
以不日遠也此最通也桓十四年夏五傳疑也既知
隱桓之日遠矣夏五穀梁云立乎定哀以指
遠則傳疑則不當設不日惡也之例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祝
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范注云討賊例時
也衛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
臣子之緩慢也澧謂春秋以誅亂臣賊子爲最大之義能殺亂
臣賊子者無如石碏殺祝吁最足以彰王法而快人心魏叔子
左傳經

世鈔云左傳中作用未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尚可譏其緩慢乎所謂討賊例時者據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耳雍廩之殺無知左傳不詳載其事其載石碏殺祝吁則設謀而後能殺之二國情事未必同豈得以彼例此因有九月二字遂於石碏純臣橫加譏貶偪矣穀梁未見左傳不知石碏殺州吁事而徒以時月爲例故有此病也

穀梁之病更有在拘泥文例者如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云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疏云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戰是違常例也又伐人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此言及齊師是亦違常例也澧案四國伐齊曹衛邾不與齊戰而獨宋與齊戰安得不以伐與戰分言之乎曹衛邾不與齊戰獨宋與齊戰又安得不言宋及齊戰乎若云齊及宋戰則反爲齊不與曹衛邾戰矣此文義自當如此安得以常例論之乎孟子之說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記事也事百變而不同則文不能一成而不易執其同者以爲常例而以其異者爲違常例矣可哉

傳拘泥經文而解傳者又拘泥傳文如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云其志重天子之禮也五年王使毛伯來會葬傳云會葬之禮於鄙上楊疏云舊解以爲叔服在葬前至先鄉魯國然後赴葬所毛伯以喪服發後始來先之竟上然始至魯國故傳釋有異辭也或二者互言之未必由先後至理亦通也澧案此

明是互言舊解因傳異辭遂造爲先後至千載以上之事豈可以意造乎說春秋者多妄造其事之病此二事猶其小焉者也

其大者如鄭伯殺段是也

穀梁之短范注不曲從之此范注之善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傳云納者內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范注云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云賵以早而含以晚范注云成風未葬故書早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范注之不曲從傳說如此范氏引禮雜記曰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則諸侯夫人有疾當告於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疾而齎含玉以行者乎卽齎含玉以行能必其及未殯而至乎范注多稱甯所未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范注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此因穀梁與周禮不合不敢定其是非也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傳云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范注云或曰之說甯所未詳此以或說爲非而不駁之也定六年仲孫何忌如晉注云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甯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此不信公羊之說而不駁之也有因何邵公之說不通范氏但云甯所未詳者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范注云

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楊疏云何休云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范以五年亦使臣聘何以四時皆具七年不遣臣聘何因亦無二時故直云甯所未詳也（澧案桓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莊二十有二年以五月首時何休之說皆謬范皆云甯所未詳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成十六年公至自會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皆引鄭君說而云甯所未詳范氏最尊鄭君而猶云未詳愼之至也

范氏爲略例百餘條（見集解序楊疏）楊疏引之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卽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爲略例故可稱別例楊疏所引如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疏云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以下文多不錄）此但分別發傳不發傳如莊二十年夏齊大災疏引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以下文多不錄）此分別書時月日之例亦不穿鑿紆曲如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疏引范略例云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總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廟五也文著祫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此以皆書月無異例故臚舉其事而已凡疏所引二十餘條（王仁圃漢魏遺書鈔已鈔出）皆無穿鑿紆曲之病蓋春秋無達例但當臚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則爲之說其不可知者則不爲妄說斯得之矣（四庫全書提要疑楊士勛割裂略例散入疏中澧案隱二年疏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者一百有八云云與桓元年疏所引范氏例之語同此楊氏取范氏例散入疏中之證）

僖四年許男新臣卒范注云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曰諸侯時

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惡也澧案此范注所引爲例者似已合矣楊疏引宋公和宋公固莒子去疾吳子光曹伯負芻蔡侯東國許男甯諸條文多不錄而云范氏之注上下多違縱使兩解仍有僻謬故並存之以遺來哲此可見傳之所解不盡可以爲例與此雖似合與彼則多違必不能畫一也

知三傳之病而後可以治春秋知杜何范注孔徐楊疏之病而後可以治三傳夫諸經之傳注箋疏亦豈能無病然大抵考據訓詁之疏失耳三傳注疏之病則動關於聖人之褒貶若乖戾苛刻是非顛倒安得爲聖經乎此澧所以各舉其病恐後之治經者爲其所誤也范氏序歷舉三傳之傷教害義者又言棄其所滯擇善而從此范武子立心之公正也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即篤信一傳倘將參而取焉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大失所廢者反一傳之獨得澧謂巽軒言重師法是也然左傳以公子益師卒不書曰爲公不與小斂乎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然則治左傳者篤信公不與小斂之說巽軒以爲是耶否耶且巽軒云何邵不通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公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逕諫不以禮之說然則何邵公之不通乃其不參取之故也參取乃通也

杜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集解序孔沖遠云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正義序澧謂此諸儒言左氏春秋而皆取公羊穀梁誠以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盡以爲是而其餘盡非耳鄭君之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卽此意也師法固當重然當以一傳爲主而不可盡以爲是鄭君箋

毛詩宗毛爲主而有不同卽此法也

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愼見世說文學門而不聞注公羊穀梁是鄭君之治春秋以左傳爲主也陸氏纂例謂左氏功最高蓋其意亦以左傳爲主但其書名曰集傳則不主一家無師法耳三傳分門角立詬爭已久啖趙陸欲其歸於一遂盡抉其藩籬此亦勢所必至也

劉原父之書卽啖趙陸之法刪改三傳而合爲一傳然所刪改多不當如鄭伯克段于鄢原父錄左傳而改之云大叔出奔共追而殺諸鄢夫以爲左傳不可信則不當錄之豈有句句可信獨太叔出奔共一句不可信者乎既信公羊穀梁殺段之說乃錄左傳而刪改之此則孔沖遠正義序所謂方鑿圓柄者矣又如

秦人晉人戰于河曲公羊云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公羊之意嫌河曲不知何地故解之言河非處處有曲千里乃一曲但言其曲處卽可知其地蓋河自南流入塞至華陰乃曲而東流此秦晉戰處也而原父作權衡云若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原父之意以爲三河之間處處皆河曲此不解公羊語意而遽加駁難雖無關春秋大義然失之粗疏矣

最荒謬者孫明復之尊王發微隱元年不書卽位孫云正也五等之制雖曰繼世而皆請於天子隱公承惠天子命也故不書卽位以見正焉十一年公薨孫云不言葬者以侯禮而葬也隱雖見弒其臣子請謚於周以侯禮而葬故不書焉卽此二條可知其務與三傳相反遂虛造請於天子之事竟以爲古事可以隨意而造者其餘不通之說不可枚舉如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孫云凡書盟者皆惡之也春秋之法惡甚者日其

次者時非獨盟也以類而求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罪惡輕重之跡煥然可得而見矣如其說則事無罪惡者但當書年不書時日乎其意謂二百四十二年無事不惡耳且云惡甚者日然則天王崩書日亦惡甚乎如此而猶名其書爲尊王耶歐陽永叔爲其墓志云先生治經不惑傳注此爲其所欺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孫云其言于濮者威公被弒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此穀梁范注最謬之語而孫明復鈔襲之可謂不惑乎歐所作銘云聖既沒經遭戰焚逃藏脫亂僅得存眾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牢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剖摩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晉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今以斯文考之是耶否耶言不可不愼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云歐陽永叔曰趙盾弒其君加之弒乎劉子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爲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謂之弒君也曰今有殺人者有司是以執之而不執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于其君豈有司之于其人乎君親之開聖人加焉後世猶亂況勿加也澧案歐說見其集中春秋論下篇其中篇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隱假立以待桓也予曰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此說尤謬然則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弒乎（左傳隱元年疏引何休膏肓云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歐說依倣於此也）

不信三傳始於唐人韓文公寄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經學風氣自唐而變而遠溯其源則春秋繁

露已有無傳而著之語矣見竹林篇然其所謂無傳而著者齊頃公伐魯伐衛大國往聘慢其使者晉魯衛曹四國大困之於鞌自是頃公恐懼卒終其身國家安甯也然慢聘使之事不見於經無傳何由著乎董生之說已不可通況後儒乎試問之曰使有經而無傳何由知隱公爲惠公之子桓公之兄乎何由知弑隱公者爲誰乎此可以爽然自失矣方靈皐春秋直解序云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此說似足以惑人而實不通也伏羲文王作易豈豫知後世必有孔子十翼哉如方氏之言則十翼亦可去矣且後儒去傳解經者彼其所著之書亦傳之類也非經也使古之三傳可去何不並去其自著之書乎夫聖人之作經所以必待傳而著者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朽沒之期亦等此皇侃論語義疏序語孔子修春秋時年已老矣故其傳付之巨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而成也此史通申左篇語朱子之修綱目亦與門人相須而成其綱猶經也目猶傳也使去目而獨存其綱可乎不可乎明史婁諒傳云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採三傳事實言是非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廢書矣然則春秋必待婁諒作本意而後明亦廢書也孔巽軒公羊通義敍云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卽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十翼者周公欠詩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小序者聖人之所爲經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蔽孔巽軒亦爲此說又何責於不知經學者乎

黃楚望云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

經此最爲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趙東山春秋師說卷中又云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人人可知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莫知所措矣同上黃氏之說最爲醇正且以尊君卑臣之類人人所知者皆爲虛辭使不考事實而好爲大言者無所置其喙尤爲卓識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四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春秋古經說一

番禺侯康君謨著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倣此據檀弓亦倜邾婁公羊釋文云邾人語聲後曰婁檀弓釋文云邾人呼邾聲曰婁然則公羊之倜所謂名從主人也左穀正其名公羊從其俗猶越或倜於越義可兩通無關體要公羊及范氏穀梁注皆爲於越强生義例然恐非是史異詞耳孔疏近之

蔑公穀作昧據左注蔑即姑蔑不倜姑者惠氏補注云隱公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亦作昧又說文目部昧目不明也首部蔑勞目無精也非獨音同義亦本通矣

隱二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公穀作尹云天子之大夫按左氏親見國史不應以男子爲婦人乖繆至是蓋經本作君氏後字脫其半而成尹如戰國策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周禮司几筵其柏席用萑注元謂柏槨字磨滅之餘君之爲尹正所謂磨滅之餘也昭二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釋文君或作尹亦其例公穀不知爲脫誤見春秋時適有尹氏此人凡兩書于經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朝奔楚遂幸合其說耳金履祥通鑑前編毛奇齡春秋傳郤坦春秋集古傳又以爲卽鄭之尹氏更附會無足道然則何以傳君氏曰春秋書妾媵之卒僅一見于此傳子氏則嫌與定十五年姒氏卒同姒氏固夫人也故特變文以見其爲君趙東山謂妾母本不登于策此以吾君服其母喪不可不書曰君氏者爲夫子之特筆是也顧氏大事表斥爲支離何哉日知錄引襄二十六年傳君夫人氏爲證謂當時有此傳去其夫人卽爲君氏引據最確不必如惠半農春秋說以不傳姜氏絕不爲親難之也

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史記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漢五行志下上皆作觀按臧僖伯有則公不射之語故葉氏夢得云古者天子諸侯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以共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盤遊託射牲以祭焉惠氏補注亦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及外傳左史倚相語證之又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矢魚更有明文矣淮南以夏令紀事夏之季冬正周之春蓋公本意在觀而託名

于矢言矢則觀見言觀則矢不見古經爲長而杜注以矢魚爲陳魚亦非古經意也左傳言陳魚而觀者蓋將射必先陳之非卽以矢爲陳杜元凱泥于釋詁文因而誤解

隱五年秋衞師入郕

郕公作盛後同惟莊八年作成春秋簡書刊誤譏其宋將作送衞將作彗四庫提要云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卽郕國之女放古圖許或作鄰魯或作鹵俱勒鐘鼎斷非訛寫古字異文如斯者眾未可盡以今文繩之然則郕盛古通無關義例至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又作成者亦同音假借如管蔡世家封叔武于成亦以郕爲成也傳謂諱滅同姓非春秋繁露滅國下云衞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破大兵終滅莫之救則皆以郕爲成蓋因齊師圍成之文而連及之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羊作邴按春秋時防地有四一魯邑卽此年會齊侯者是也一魯山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是也一宋地隱十年取防是也一莒地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魯防邑與齊接壤蓋在北鄙故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廿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而臧紇之亂亦自防奔齊莊廿九年襄十三年又屢城防皆以邊齊故也則公會齊侯必于防無疑若邴者據說文則宋下邑此會正謀伐宋安得會于宋地據公穀則卽鄭之祊桓元年始卒易祊田前雖云我入祊蓋未肯受而有之本杜注仍屬鄭境齊魯又何必去其本國而會之于義古

經爲長或公羊義以魯別有地名邴者耶或曰據少牢饋食禮南柄注古文柄爲枋據說文人部籀文仿爲倗則方丙古多互用此以防爲邴正其類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作紀何注謂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按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王莽傳信鄉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褒紀子倗侯蓋爲公羊學者相傳有此說然其禮于經典無徵且紀季姜歸京師在九年豈有天子立后謀于七年之前而納于七年之後者是時桓王已立十年又非少不能成禮待其長而後娶可知也胡傳及吳草廬又謂齊欲滅紀朝魯求庇以六年之事牽合于此按左氏親見國史既知六年會成爲諮謀齊難何獨于此不知

也劉道原又謂春秋雖亂世至于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按惠半農春秋說云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弗賓杞侯弗敬一書伐兩書入皆所以懲不共春秋書之以爲戒且滕杞皆前倗後倗子奚獨于杞侯而疑之程子曰凡杞侯者皆當爲紀杞爵杞不復倗侯惠氏此數語似暗破程說然則作杞于義爲長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

三傳竝同然竊意古經當作實來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簍實寔同聲疏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此其證也錢

氏養新錄又以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卽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左傳作實云云引據尤確今左氏亦作寔來則未知何人據二傳改錢氏歸咎于杜元凱恐非何者元凱雖多信傳不信經然于經但有疑辭如隱九年大雨震電文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之類皆明言經誤而亦未嘗擅易況杜卽以實訓寔又何必不仍其故字葢杜所見本已改作寔（改經必兼改傳傳當亦本作實陳樹華謂傳解經不容立異非也）而別本尙有作實流傳至唐初孔氏猶及見之錢氏謂爲伏虔本未知信否要古經之作實不作寔則確有可憑矣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作郕按襄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卽此地彼經穀作成而左作郕與此正相反然則郕成通用檀弓成人有其兄死釋文成本或作郕亦其例不必因說文云郕魯孟氏邑遂謂郕是而成非也此郕爲魯邑與衞師入郕之爲國名者名同而地異郕國之郕亦可作成管蔡世家封叔武于成及公羊莊八年傳是也（公羊他處又作盛）成邑亦可作郕則左穀所載是也

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公羊作夫童穀梁麋氏本亦作童按古鍾鐘通用夫鍾之鍾葢古經別本有从童者後奪其半而成童如禮記引說命爲兌命之比水經淇水注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干鍾

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衛先于蔡毛西河春秋簡書刊誤云此非蔡衛爭長之時不必有次第可據按下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注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穀梁注同正義引班序譜衛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會盟凡十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有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爲蓋後至也又襄二十七年正義引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廿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春秋初衛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齊桓進之班在衛上終于春秋見杜注蔡後次衛據此而言蔡合先衛若其後至又當如十六年例序于

諸國後今乃居衛陳之間其爲誤倒無疑當從古經

又按若援昭公元年會于虢衛齊惡之例則蔡雖不以後至貶而衛自可以先至進衛序蔡上非必無說特以此經左穀皆同又其常例如是故疑公羊誤倒耳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逆欲明送與逆之是非當先定單伯之爲周爲魯春秋毛氏傳及春秋簡書刊誤力闢單伯非魯大夫致詳明矣而猶有未及辨者今并正之陸氏淳以祭仲比單伯謂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內邑爲號令歸國蓋亦知單非魯地而創立此論不知祭仲之祭非祭伯祭公之祭左傳桓十一年注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地而畿內之祭釋例土地名

注云闕顧氏春秋大事表則以爲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亭其非一地明甚晉之長垣縣則今大名府屬縣故程廷祚春秋地名辨異列之于二地一名類中且云賜圻內邑爲號者以爲實與其地乎則隱桓之間祭伯祭公祭仲並見經傳不容一邑而分二人以爲空假其名乎則三代時無此官制也祭仲既非畿內邑則謂以畿內之單賜魯大夫者其說孤而無據矣俞氏皐又謂周有單子非單伯按釋例世族譜皆根據世本最可信其序單襄公爲單伯子此當是文十四年之單伯若送王姬之單伯則相去太遠則單子明卽單伯且如俞說膝滕侯滕子薛侯薛伯杞侯杞伯杞子俱分爲二國乎是單子單伯之說不足疑也至劉氏敞鄭氏玉等復以下十四年文十四年之單伯左傳

有明文者亦斷爲內臣以附會此經不信親見國史之左氏而徒于字句間推求其義亦可謂避實蹈虛矣故單伯決當作王官而逆決當作送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上夜字穀梁作昔毛氏刊誤亦知昔可訓夜而謂不應上夜作昔下夜不作昔按　四庫提要云列子偁夜則昏憊而熟寐昔昔夢爲國君又偁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夜二字並用然則偶然異文無關義之長短也　唷公羊作賣凡隕字皆同實一字耳見漢書司馬相如傳灑瀡賣隊注又按劉向治穀梁者而本傳載其上封事書引作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易恆爲常避文帝諱疑其初本尙不作昔矣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作納糾按古經似亦但作納糾正義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下齊人取子糾殺之疏引賈逵云傅子者愍之則賈景伯本無子字也正義又引沈云齊人傅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文在殺子糾下不在納子糾下則沈文阿本無子字也沈據杜注爲義略則杜元凱本亦無子字也公羊釋文云正義又云劉與賈同則劉光伯本亦無子字也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亦作猶言或作乃別本偶異則陸德明所見本尚有無子字者也穀梁釋文則但云左氏作子糾不云亦作蓋言之不詳唯唐定本有子字蓋涉下文而誤今不從至前不傅子後傅子公羊謂貴宜爲君比于子般子野之例後儒多從之然鮑叔方請魯討而以宜爲君之辭奉之哉且何不正其名于初納之時而正其名于見殺之時也賈逵云愍之夫糾果不當立雖死于非罪不能憫其枉殺而加以尊傅春秋書法未聞有鄙典也唯霞峯華氏春秋疑義云鮑叔請魯討糾而傅子糾或疑子糾爲名非貴而傅子段氏意同其說似矣而猶未盡合蓋公子糾實單名糾上年傳文可據且春秋時人皆以子取字無取名者襄十五年左傳歷序楚公子午公子罷戎諸人而有爲子馮諸人皆舉名則子馮亦必非字然他處屢以遠子連文則但名馮耳杜注以子字屬下非然雖不取名而傅謂之間或配子字以成文如楚公子元傅子元鄭世子華傅子華宋公子朝傅子朝齊公孫明傅子明昭四年宋公子城傅子城昭二年其名本皆無子字傅子糾亦猶是也沈文阿所謂從齊人

所侮也然則侮子不侮子皆可非義例所繫特歷據古本則左經實作納糾不作納子糾耳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上有公字與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作公會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穀作公會同然彼處或是公羊原文此則俗刻所誤段氏引十九年徐彥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阮宮保挍勘記又引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據此二證公羊原本無公字可知 惠氏春秋說謂宜從公羊有公字者非

許男下公穀有曹伯二字按繁露滅國下篇云曹伯之所以戰死于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然則江都所見本尚無曹伯不知何時妄加原加者之意見僖公以來齊桓凡有征伐會盟曹皆與齊宋陳衞鄭許同列今此盟亦適六國皆在而獨無曹故取以攙入許男下耳穀梁誤亦同當以古經爲正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戎穀作我簡書刊誤謂不可攷按此固有可攷也齊魯自盟柯盟幽後卽修和好惟十九年齊宋陳伐我西鄙此必公子結會盟時有開罪三國者本非深仇旣已致討則亦已矣故二十二年遂及齊高傒盟于防公亦如齊納幣觀社和好如

初而是時戎患方亟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公伐戎故齊桓亦有此役爲獻戎捷先聲其非伐我審矣又汪氏克寬云經書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乎其言尤得屬辭比事之法當從古經作伐戎無疑經書侵我者五亦皆言鄙

又按春秋繁露奉本篇云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卽指哀八年吳伐我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二役也其說與汪氏殊然亦可見伐我例合書四鄙不書鄙者必有故今無故而不書鄙則非伐我也

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三傳同然據公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則古經實作城穀二傳乃作城小穀高氏閻張氏洽趙氏鵬飛李氏廉諸人未詳古經本文而曉曉致辨齊地之穀不名小穀因從范氏說以小穀別爲魯地力斥左氏爲管仲之非雖以顧亭林之工攷核而其日知錄杜解補正二書亦沿舊解是移公穀之經配左氏之傳固宜不合也李氏廉又謂此時桓未見有功于魯按魯自盟防之後與齊情好日密以小事大必多得其庇護特經傳文不具耳且卽就經傳論臧孫告糴齊侯獻戎捷則有恩禮于魯可知豈必待高子來盟而後爲功哉今仍定爲城穀以還古經之舊以杜訾謷左氏者之口

此條左氏無可議杜注則可議杜注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

縣城中有管仲井釋例土地名云穀小穀二名是其所見本已作小穀孫志祖疑注中小字亦後人誤加是未攷釋例也杜不能據善本審正徐彦時左傳猶有作城穀者則在晉非無善本可知而牽合其說此則可議者也但范氏之說亦無據原范氏意不過以城上不繫人小穀上不繫國必是魯事故泛云魯地耳而參稽他書實未見魯地有名小穀者後儒推衍范說亦終鮮佐證徒取孫氏尊王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一語果足信乎故杜范之注同一無據而後漢郡國志云穀城春秋時小穀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也二書皆用杜義則吾亦甯從杜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穀作乙未以杜氏長厤推之十月戊午朔不得有乙未乙未十一月八日也此亦如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穀作己巳以長厤推之五月癸未朔不得有己巳漢五行志上引作己酉亦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誤穀作乙亥以長厤推之九月戊子朔不得有乙亥也蓋乙己字形相似而訛當從古經　襄二十一年公羊疏云何氏自有長厤不得以左氏難之錢大昕養新錄謂疏家依違其詞無明文可證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作貫澤按公羊九年傳貫澤之會解云卽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然則此經本無澤字今有之者不知何人據九年傳

增貫一名貫澤如滎一名滎澤沙一名沙澤也又杜注貫宋
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莊十二年宋萬弒
閔公于蒙澤注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是貫與蒙澤近蒙以
澤名必其地有大澤故貫亦得傳貫澤也 春秋繁露精華篇亦傳貫澤陽穀之會蓋據九年傳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穀作甯與宣十一年公孫甯昭二十二年宋向甯廿八年
鄭伯甯滕子甯公羊作甯者正同按甯甯古通用甚多史記
酷吏傳甯成漢書作甯成（徐廣史記注已云甯一作甯）史記引過秦論六
國之士有甯越漢書作甯越前漢地理志上谷郡有甯縣廣
甯縣後漢郡國志作甯縣廣甯縣皆是也郡國志山陽郡方

與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泥甯亦聲之轉

僖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三傳同段氏據徐彥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又攷左氏傳
言丕鄭者四不言父則其經之無父字明矣按徐彥所見左
氏恐是後人據傳刪經未為善本古經當實有父字古人命
名多配以父取字多配以子皆泛詞也傳謂之間可從省如
傅叔興父為叔興宋子哀為宋哀之類而經文據實直書則
不宜省故箕鄭見于文七年傳而九年經則書箕鄭父甯甲
見于文十二年傳而宣元年經則書甯甲父此之傳不言父
而經言父其例也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孟穀作雩或爲宇公作霍按此展轉訛之跡顯然穀作雩者雩孟音同也公羊後穀梁而出又因穀之雩而誤霍則以形近也葢穀梁一誤而公羊再誤也但漢五行志下下引董仲舒劉向說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事亦云爲雩之會二人治公穀者疑其初本尚與古經合矣

僖二十三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羊作隗按周時隗夔爲二國史伯對鄭桓公曰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又曰半姓夔越不足命也葢一在西一在南風馬牛不相及今以隗當夔不幾疑于西方之國乎水經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葢夔鄉矣然則以夔爲隗猶之以夔爲歸皆聲相近而誤其本字則當作夔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或作荻公羊一本作萩按萩椒雙聲左傳昭三年子服椒十三年作子服湫襄二十六年楚椒舉椒鳴楚語作湫舉湫鳴古今人表作湫舉哀元年敗越于夫椒史記伍子胥傳作夫湫椒之爲萩猶椒之爲湫也又說文無椒卽茱字是字形尤與萩易混而萩字亦或作楸又與椒字從木者易混此椒萩荻三字所由屍出也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公穀無仲字左傳釋文云叔仲彭生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

非也古經當有仲字叔仲乃彭生之氏不宜去其一凡左傳
傳叔仲氏皆二字連文古經當亦然且魯固有叔氏叔肸之
後是也左傳于孟孫氏季孫氏臧孫氏或單傳孟氏季氏臧
氏而于叔孫氏無單傳叔氏者嫌于叔肸之族也傳文尙謹
嚴如此何況于經彭生時未有叔氏然舉
全書而論終嫌無別然則古經必作叔
仲可知不知何時奪去仲字而二傳仍之下十四年古經亦
無仲字則闕文如定六年經傳仲孫何忌爲仲孫忌也此三傳竝
同之闕文公羊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衞則
獨公羊之闕文云譏二名者乃從而爲之辭釋文不以十
四年經爲闕而以此經爲衍誤信公穀之過至漢五行志下
下引作叔彭生者乃董仲舒劉向之言二人治公穀固宜如
是若水經陰溝水注引則有仲字矣俗刻無此據武
英殿聚珍版原本

定六年杜注云何忌不言何闕文而下十四年叔彭生注不
云闕文則杜所見左氏恐當有仲字其無仲字者當是或本
如此年經釋文亦云本或作叔彭生也

文十三年邾子蘧篨卒

公穀作蘧篨段氏謂公穀爲正蘧篨竹席也此以器爲名也
按蘧篨爲竹席亦爲惡疾如詩蘧篨不鮮是也而惡疾之蘧
篨又作蘧蒢漢書敘傳下舅氏蘧蒢幾陷大理是也左傳雖
有名子不以隱疾之言而春秋時以隱疾命名者正多如宋
平公太子名痤說文痤小腫也一曰族蔡齊慶繩名隻說文
隻頭衰骯隻態也然則邾子之名或以器或以疾皆不可知
以器則字不能从艸以疾則从艸从竹皆可無以定二傳之

必是而左經之必非也鄭君禮注謂隱疾衣中之疾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摘此則無時可辟然則非避不祥也故遽蔽等可取爲名以非隱疾故

文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按史記衞世家聲公世本作聖公見索隱蓋聲聖音之轉也然必是聲譌聖非聖譌聲知者以周書謚法解侑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皆非婦人所宜而婦人謚聲者則有隱公之母聲子齊靈公之母聲孟子公孫敖之妻聲已謚法不生其國曰聲聲姜其殆生于外家者與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五終

仁和邵順頴
長沙王先慎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六　南菁書院

春秋古經說二　番禺侯康君謨著

宣八年夫人嬴氏薨

嬴公穀作熊按春秋時嬴熊分兩姓伯益後爲嬴如秦徐江黃諸國皆是熊則不知何人後桓十二年左傳羅人欲伐之注羅熊姓國正義以爲世本文今以音近而嬴誤熊不幾于紊亂世族乎

宣八年楚人滅舒蓼

蓼穀作鄝本又作蓼按左氏桓十一年傳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釋文文五年傳楚公子燮滅蓼釋文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俱云蓼本或作鄝詩漸漸之石箋亦侮舒鳩舒

鄝而釋文云本又作蓼是鄝蓼通用或據說文邑部鄝地名从邑鄝聲謂穀梁爲正則恐未然前漢志六安國蓼縣下本注云故國皋陶後爲楚所滅後漢志廬江郡蓼侯國此實沿古之舊俾知本不作鄝公子燮所滅之蓼與見桓十一年傳似爲一正義說也春秋大事表從高氏地名且說文不言國名而但云地名卽許意亦未必以舒蓼當之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公羊作牟婁按郊特牲之毋追釋名釋首飾以爲弁追卽禮記釋文亦云毋音牟列子黃帝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釋文無莫侯反又左氏襄十四年傳執莒公子務婁務徐音莫侯反荀子成相篇舉牟光卽務光是無務古音皆如牟

又按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牟婁實有其地左疏謂莒取之後常爲莒邑據經文而言也春秋大事表以無婁公作牟婁謂卽莒人所取者則是時莒恃晉而不事齊齊比年伐之仲孫高固何由會于其地且釋例土地名于牟婁下注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隱四年注同于無婁下注云闕則不合爲一地可知但杜以無婁屬杞穀梁注同亦有可疑者此事傳無明文杜亦不能實指無婁所在仲孫高固復非杞大夫杜果何見而云杞邑乎第其分無婁牟婁爲二則似得古經之旨以齊莒方惡故也公羊作牟非獨以音相近當亦陟隱四年昭五年經文而誤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作貿漢五行志屢引皆作貿按古音茅如矛小雅露
彼菅茅下與猶韻離騷荃蕙化而爲茅上與留韻而檀弓貿
貿然來釋文貿一音牟是茅貿可同音故古經作茅二傳作
貿也衛康伯髦貿王孫牟據釋例土地名河東大陽縣西有茅亭卽茅
戎而文三年左傳注茅津亦在河東大陽縣西故括地志謂
茅戎以處晉之茅津得名則古經作茅乃其本字也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首公穀作手按首者正字手者假借字古多通用士喪禮左
首進髺注古文首爲手大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注古文
後首爲後手左氏古文而作首公穀今文而作手者容有之二字出入襄二十五年左傳

授手于我家語作授首于我漢書古今人表戮手說文支部
作戮首宣二年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莊
子達生則捧其首而立釋文首本作手皆通用之證也公羊
又作午者則更由手而訛至宣十七年孔疏云沈氏引穀梁
傳曹公子首偪當是誤涉左傳文經義雜記據此謂古本穀
梁與左傳同則恐非也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作沙澤按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亦作沙澤蓋
卽合爲一地然定七年左傳以沙爲瑣則此年公以瑣爲沙
非無據蓋沙本有娑音閟宮詩傳有沙飾也釋文沙蘇河反
刻鳳皇于尊其羽形婆娑然也正義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

娑瑣音近故一地二名或又加澤字者如滎一名滎澤貫一名貫澤耳杜注瑣澤地闕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分作二地似非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次于瑣鄭地也昭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地也皆不得與此瑣相混

成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成公作戊釋文云本或作成按此宋平公也昭元年公羊注云戊惡皆與君同名戊卽向戊君卽指平公然則公羊實作戊釋文所云或本非公羊原文乃據古經改也今刊定知古經爲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宋世家皆作成不作戊又春秋時雖或君臣同名如鄭簡公名嘉而同時有公子嘉晉定公名午而同時有邯鄲午之類洪稚存更生齋文集有春秋論然究屬變禮向戊號俑時君臣上下同名不甚避諱成戊形近而訛如哀十三年許男成卒公亦作戊定四年杞伯成卒于會公作戊文二年左傳宋公子成釋文成本或作戊莊子大宗師釋文成本或作戊

襄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公作合穀亦或爲合段氏改古經爲鄫謂本作會會合音義皆通一寫作鄫再寫訛鄫其說甚創然非也段謂僖十四年釋文鄫始見音似陵反以後不爲音惟此字音才陵反恐本是古外反淺人改之按僖十四年以下鄫之見經傳者皆同是姒姓之國故音義不復重出此則雖同字而實異地嫌

有別音故復出之安得因此疑本作古外反也段又謂杜注
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據此可知鄫乃鄫之誤古者鄭
國處于留鄭伯寄孥與賄于虢鄫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
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鄭所并故曰陳留此所次蓋鄭東
鄙錯于宋境者古爲鄫地故名之按僖三十三年杜注云鄫
城故鄫國在滎陽密縣東北與此年注鄫在陳留者顯分爲
二何可牽合孟康漢書注以證杜注作鄫又況劉昭注司馬
彪郡國志于陳留郡襄邑下明云襄元年會鄫杜預曰縣東
南有鄫城水經淮水注下明云又東逕鄫城春秋襄公元年
經書晉韓厥帥師伐鄭魯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杜預
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引經引注皆作鄫不作鄫也鄭
國處于留之說發墨守所不取今姑無論此然則公穀作合者當是由鄫誤會由會誤合段氏云云未免以末爲本矣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按此涉上文戚之會及後數年伐鄭會袒莒邾滕薛皆從而致誤也必知是二傳誤而非左氏奪文者齊世子光位次在薛伯下十年先至于師始長滕薛十一年始復長莒邾此時尚仍其舊若左經有斷爛當并奪齊世子光不應獨于其中奪去四國故知二傳誤衍毛氏簡書刊誤云前會有吳八鄫八而此亦無之則不必與前會相同是也公穀口授之本多有相涉而誤者如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有曹伯則誤于侵蔡會首止諸役也說見前八

年盟于洮有鄭世子華則誤于甯母之盟也襄二十二年會
沙隨有滕子二十九年城杞有邾人則誤于圍齊盟澶淵會
夷儀諸役也此其致誤之由皆可灼然如晦之見明矣

偪陽

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穀作傅陽公與左氏同而解云左氏經作偪字凡徐彥
疏文必公羊異左經者始云左氏作某今經文不異而亦云
然恐徐彥所據本非作偪然今不可攷矣偪徐甫目反又彼
力反惠氏補注引古今人表福陽子則偪當讀爲福謂徐仙
民音是而傅又福之轉故鄭語偪妘姓鄫郤路偪陽而前漢
志楚國後漢志彭城郡俱有傅陽縣隨宜傅之無關體要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穀作斐按古人名字必相應如名僑字子游名施字子
旗之類義略可尋公子騑字子駟則尤顯然者駟一乘也騑
驂旁馬也必得騑而後成駟詩干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
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左
傳桓三年正義云名騑者以駟馬有騑騑之容然則名騑字
子駟義始相配公穀易以聲相近之字非子駟命名本旨矣

襄十有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京徐彥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
之也按史記集解晉世家襄十一年左傳正義引服虔九合
諸侯註俱作亳使云涉杜本偶誤不容兩引皆同又韋昭後
于服而先于杜其注晉語亦作亳則自東漢三國以來別本

多不作京但今審定似宜從徐彥所見服本惠徵君補注云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亳無攷春秋大事表則謂亳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葢偃師爲湯所居之亳故取以當之然杜注但言鄭地而不詳所在果卽偃師之亳其文易見何獨闕如則此非杜氏旨也徵君謂無攷者究得闕疑之義

襄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郜按杜注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而後漢郡國志泰山郡費縣下亦作台亭葢皆因舊名爲偁則此地本名台可知穀作郜者台郜古通詩生民卽有郜家室白虎通京師引作卽有台家室是也據釋文穀梁本又作台則亦與古經同

矣

襄十四年己未衞侯出奔齊

公羊作衞侯衍毛氏簡書刊誤于二傳抨彈不遺餘力獨此條謂諸侯出奔例書名此簡書闕文公羊補之爲是按諸侯出奔有書名者北燕伯款出奔齊蔡侯朱出奔楚之類是也有不書名者衞侯出奔楚及此是也其義例皆難以强通如曰從赴則列國來告亂安得直偁其君名禮所云諸侯失地名者正指書法而言非指臣子赴告故論書法則皆宜名論赴告則皆不宜名如曰復歸國者不名則鄭伯突衞侯朔亦復歸何以名卽謂突奪正朔得罪天子特名以惡之矣而邾伯未復國又何以不名且譚子弦子溫子皆不名或又謂譚

子等國滅而奔與只逐而奔者不同則徐子章禹又何以名
董江都言春秋無達例者其在斯乎後儒望文生義未必盡
當筆削之旨闕疑可也故此之不名未見公羊是而左穀必
非
襄十七年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公穀作瞞按攷工記梓人云數目顧脰注故書顧或作牼
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孟子宋牼將之楚荀子非
十二子作宋鈃蜀志簡雍傳注云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
簡葢皆聲之轉也劉昌宗周禮音牼苦顏反又客田反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羊作洮按桃洮皆魯地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
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此與僖八年盟于洮之合爲一此地之名洮者也是年圍桃及昭七年傳乃遷于桃則桃邑也杜注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而于洮則但云魯地釋例土地名注云闕葢不能實指其所在然以會杞伯姬會衛子莒慶推之必其地與三國相近三國皆在魯西南此云伐我北鄙則非洮明矣公羊徒以聲近而譌不知其誤合二地爲一有斷不可者也穀梁莊二十七年釋文洮本作桃其誤亦猶是也
襄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羊作阿按柯阿原同音通用如水經河水注之柯澤郎左傳襄十四年之阿澤但此地則實作柯不作阿一徵之後

漢郡國志云平原郡祝阿春秋時曰祝柯一徵之水經濟水注云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谷刻訛阿武英殿板不誤左傳所謂督揚者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據此知明是公羊漢世始著竹帛習于當時之俗因以阿易柯而不知非聖經本文也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羊作開陽亦因當時避漢景帝諱而改也穀梁仍作啓公羊後出于穀梁此亦一證

襄十九年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按此鄭子孔也說文乞部云孔通也从乞从子乞請子之候鳥也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今以左傳攷之如楚成嘉字子孔宋孔父嘉亦名嘉字孔父杜氏以爲孔父名者非說詳惠定宇補注則鄭之子孔其爲名嘉無疑況鄭固別有公子喜子罕是也未聞被殺襄二年左傳載子罕當國八年傳敘鄭六卿則子駟居首而子罕之子子展已爲卿子罕蓋早卒矣公羊未見國史不知孰爲喜孰爲嘉特以字形相似而誤如鄭簡公名嘉見于春秋史記鄭世家亦作嘉而十二諸侯年表則作喜也後漢書獻帝紀初平四年衛尉張喜類又劉植傳植與弟喜俱爲司空注引獻帝春秋喜作嘉亦此兄歆注引東觀記喜作嘉從

襄二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羊作囆囆蠆之異文二傳作蠆公羊作蘭定九年鄭伯蠆卒亦同公孫蠆者鄭子蟜也公孫夏者鄭子西也襄十九年左傳于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則是時子蟜之卒久矣公羊有于人名偶誤一字而卽大乖事實者如以鄭公子嘉爲公子喜

而不知喜固先卒也說見前以衛齊惡爲石惡昭元年而不悟石惡已奔晉也以衛世叔儀爲世叔齊襄二十九年而不思齊乃儀會孫城杞時恐尚未生卽生亦尚幼也口授本之不足信類如此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罷公作頗一作跛按罷古音如婆凡皮聲之字古皆在第十七歌戈部羔羊之皮下叶紽牛則有皮下叶多那從其有皮下叶何可證也又楚辭修繩墨而不頗王逸注引易曰無平不頗而今易作無平不陂陂卽罷之去聲陂又破河反古無四聲之分則罷頗實同音矣故左作罷公作頗

襄三十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公穀同而左傳作買朱鉏杜注買朱鉏密州之字大謬春秋經傳無侮人君字者段氏經韻樓集謂買密雙聲朱州疊韻州爲朱鉏猶邾爲邾婁買朱鉏者莒語經從中國傳從主人歷引大原大鹵善伊稻綏貴泉矢昭諸地名證之然八名亦有可證者吳子乘傳侮吳子壽夢襄十年正義引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則密州其猶吳子乘與買朱鉏其猶吳子壽夢與或據左傳謂古經本云買朱鉏則其謬更甚于杜

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按徐彥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

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則惟穀梁作雪公羊仍作雹但漢五行志中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于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劉向治穀梁以爲雨雪固宜董治公羊而亦同其說則公羊向有別本作雪不獨陸氏釋文本爲然矣穀梁作雪而范氏云雪或爲雹釋云左氏爲雹故范疑之是范秖據左氏而言非有或本今審定知雹是而雪非何者春秋書大雨雪凡三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則周之八月也僖十年冬大雨雪則周之八九十月也皆不宜雪而雪故書以志異隱九年三月大雨雪順天時矣而又與震電兼行故亦異而書之若此年正月大雨雪時令既合又無震電之災何足書乎且申豐之言又豈左氏僞造乎然則穀梁訛雹爲雹耳

雪正如僖十年公羊訛雪爲雹耳

昭七年叔孫婼如齊涖盟

婼公作舍下同按婼字从女若聲若字有惹音如後世俾蘭若般若故婼字亦有兒遮反一音見漢書趙充國傳將婼月氏兵四千人蘇林注服虔音兒師古從蘇音　如此讀則與舍聲相近又徐仙民婼音釋而舍古亦多讀爲釋舍菜舍奠卽釋菜釋奠周禮占夢乃舍萌于四方太史凡射事飾中舍算鄭君皆讀舍爲釋故古經作婼音釋公羊作舍也　此說似勝前說錢詹事謂徐仙民多古音惠徵君亦謂晉以來惟徐仙民識古諸儒皆不及　簡書刊誤謂因武叔之子名舒舒

舍轉音而訛恐非

昭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又無出字按朝昭音同不必辨其無出字則大非

春秋書法奔與出奔有別不言出奔之例凡三國滅不言出公羊莊十年有傳　如譚子奔莒莊二十有傳　如紀季以酅入于齊是也此不可例之于大夫者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自周無出左氏成十二年有傳　如王子瑕奔晉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也此又不可例之于列國大夫者也若列國大夫則自外行者不言出公穀文七年有傳　如晉先蔑奔秦公孫敖奔莒歸父奔齊是也今朝吳于是三者俱不合則有出字何疑邵公之注迂曲無當宜從古經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云東者東國也按朱爲蔡平公子東國則平公弟朱叔父也朱之出奔正爲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故朱出而東國立事載左傳甚明穀梁未見國史因朱字訛作東又見下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遂誤合爲一人不知東國立後自以他事如楚而卒如許男甯卒于楚之比非昭公薨于乾侯之比也穀又云何爲謂之東也惡之而貶之也則自來誅絕之法無去人名一字以爲貶者其謬更不待辨矣至朱未出奔之先左傳載其失位位在卑昭子決其不終而漢五行志下下引董仲舒說則云蔡侯朱驕君臣不說驕與卑正相反當從左氏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平公薨靈公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世家但載東國攻平侯子不載其出奔）所云殺平侯子者即謂逐蔡侯朱特誤以逐爲殺朱既見殺不能再出奔遂以奔楚屬之東國蓋其敘事離合參半大事表據此謂當從穀梁非是史記不如左傳可信也又左傳載沈尹戌之言明云出蔡侯朱

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

公羊作叔孫舍至自晉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傳云遂何以不俤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最得經旨今以其說推之如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晉皆蒙上文故不俤氏即仲遂卒于垂亦一事再見之例也孔疏謂省文從可知是也（羊農春秋說云俤公子于前稱仲遂于後合之則爲公子仲遂猶公子季友公羊以爲貶與元年傳違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左穀俱未憭此後儒更從而爲之辭無足置辨必當以公羊爲正然則此年婼至自晉正蒙上執我行人叔孫婼之文而獨再書族公羊可謂自亂其例矣宜從古經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羊作圄虞公羊或作吳按今人分圄爲獄名圉爲養馬之名古則不然說文夲部圉圄圉所以拘罪人从口夲一曰圉垂也一曰圉人養馬者口部仍有圉字曰守之也與拘罪人意略同則圉圄通用故禹貢西傾朱圉鳥鼠前漢地理志

天水郡下後漢郡國志漢陽郡下俱作朱圉淮南人間訓馬圉論衡逢遇作馬圉虞或作吳者則如北吳後世謂之虞前漢地理志下詩不吳不敖史記武帝紀引作不虞不敖不吳不揚漢衡方碑引作不虞不揚聲相近也釋名釋州國吳虞也

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柏公穀作伯舉公羊作莒按舜典伯與左傳文十八年伯奮伯虎襄四年伯因昭二十年逢伯陵二十八年伯封列子伯益尸子伯陽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柏穆天子傳河宗之子孫剔伯絫注古伯字多从木此伯柏通用之證也史記蔡澤傳而從唐舉遊索隱引荀卿書作唐莒水經江水又東過邾縣南注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此莒舉

通用之證也故古經作柏舉公穀作伯莒舉

定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按黃者齊地桓十七年公會齊侯杞侯盟于黃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隱元年公敗宋師于黃則爲宋地與此異釋例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邑後入齊然宋之登州府黃縣卽晉之東萊黃縣杜氏已斥其非路史謂登州府此年盟于黃必齊侯無疑或謂沈姒葬黃晉主汾而滅之安知晉不以舊國爲地名然于經傳無稽也且上年冬及鄭平魯始叛晉而齊自與衛侯盟于沙後亦結謀叛晉故齊魯共爲此盟安得以爲晉侯哉其誤蓋同于昭十年經齊欒施作晉欒施矣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申字三傳同左傳正義及釋文俱云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昭侯是文侯元孫不應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段氏因謂史記作昭侯甲則此申字誤按文侯之父莊公甲午則甲亦蔡先君名也雖二名不偏諱而子孫終未必以此取名況汲古閣本史記仍作申不作甲則二君之名亦疑以傳疑可耳段氏擅改古經非至殺字公穀作弒段謂古經亦當作弒則甚確（億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公羊作弒段亦從公）說詳經韻樓集中茲不具列

二月公作三月以杜氏長麻推之三月己未朔不得有庚戌日

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羊作蒲簡書刊誤云此勝國之社以舊都商亳故名焉得有別出字按毛說非也臧玉林經義雜記云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于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然則亳社未嘗不可作蒲社特邵公不悟蒲即亳以蒲爲先世之亡國在魯境徐彥更申其說謂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此則大謬耳又攷董仲舒治公羊而漢志載其遼東高廟災對凡兩引皆作亳社春秋繁露王道篇亦兩引皆作亳社（近抱經堂校定本依公羊改爲蒲然以漢志例之則不改亦可）則公羊初本實作亳徐彥疏引賈氏云

公羊曰薄社則又或作薄當是由亳轉薄由薄轉蒲亳薄音同蒲薄形聲俱相近也

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公作舍九經古義云釋文荼音舒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按穀梁釋文荼尚有丈加反一音又漢書江都易王傳使男子荼恬上書蘇林曰荼音食邪反地理志長沙國荼陵師古曰荼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皆與舍音相近則荼之轉爲舍恐是因丈加反之音而訛非因舒音而訛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六終

仁和邵順穎
長沙王先慎校